



09972

黃石齋先生集卷十四

明黃道周著

曹太公傳

經縣潘錫思校

甲四

齋

司馬遷嘗扼腕慕節俠之士以彼其時汲鄭皆已死田竇之貴戚及灌夫郭解之流皆先破滅無敢近天子左右諸文吏嚴徐朱王輩或死或放不復秉筆卽秉筆忌遷能亦不肯白遷獨擁諸高貴卽出緡錢而叩猩血無與贖者乃使遷無賴坐歎悲矣彼其時雜霸有戰國風今文治翔治士刷鬢爲處女走禪縫中稍跡弛學使者及郡縣得折筆笞之無所用節俠爲也曹使君曰不然古之爲治者尚道德尚道德則教令寬平下無苛請上無苛比君子小人各得其欲如理羊毛不見其毫後之爲治者善文法尙文法則毛鷲競樹里閤之下苦不得達士大夫重出口奸胥桀子易于爨亂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十一

一

於是布衣旁睨竊其莒鼎一言得情于室鳴絃是節俠之於道誼相濟也然則今無其人乎曹使君泫然曰噫廣之先子嘗歎曰劇孟季心古之賢人也以匹夫重於吳楚以一諾貴於千金予驚問曰然則如何曹使君曰噫是廣之父也然今已矣予驚曰願問之曹使君曰噫父少負雋十八爲諸生先數年已代大父理家政家僮干指悉就約如嚴家軍嘗走錢塘錢塘少年殺人誣中表就大父取錢家僮稍稍驚散公攝衣冠出語少年曰奚爲殺人者我也爲爾見令君時楊令甫下車峻厲甚公爲白十數言理當曲折事遂已大父出拊公背曰眞吾飛菟也於是大父三子獨就公舖曰吾樂是數見益鮮大父病公獨侍目不交睫因發千金裝私勞公公跪謝不敢大父歿因出盡均之又焚伯氏所借五百金券自是伯仲父及內外宗事有輟轡得公一語無不凍釋去者予曰能哉



是行於家矣然且如何曹使君曰公苦佔嚙望棘闈猶之雲雨也  
甲子偕諸生試南畿且入闈矣友人坐無妄當大臺諸親黨泮散  
無敢近者公慨然曰人無罪死我急不切之功名奚爲者捐金錢  
與之率同舍守御史臺日號寃竟得白先是家居有商坐誣亦大  
辟長繫公與鄧令新交歡陰白出之不使其人知及商知繫金謝  
公公但云令仁我奚與閉戶拒之其介如此子驚曰是人也然有  
難於人者乎曹使君曰人無難公卽難公公亦不難於人有家僮  
盜公貲繫獄吏來告曰彼人懟恐爲公患請殺之公笑曰奈何  
以人之死易吾之患竟出之余乃歎曰噫世固不乏賢長者也而  
皆隱於下位是思有自著無所榮惑於中而然今據雄職患得失  
安知不高下變遷其說然自曹太公者可以不變矣使加以括鋤  
老其才不死則由賜之選也可使佐天子變文法爲道德彼區區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

二

節俠者何以再爲太公名以成字玉汝徙家崇德其先歛入歛山  
川清峻多奇固宜有其人

胡氏二母傳

才節者天地之精魄也天地以才節爲精魄寶惜至則追琢之不  
易命一男女稍稍自著必爲刊膚斬蔓深鑄其事率委曲蕩折非  
夷所思子讀松陵二母狀瞿然以悲若造物有所私賣曲造於胡  
氏徐母者今進士胡鍾郎之本生母也鍾郎之父明庭公有伯仲  
三人伯舉進士仲登賢書而明庭獨滯與六館徐母謂明庭曰樂  
羊子賢人也奮於妻而相於魏明庭曰卿何憂焉吾樹之於身而  
穫之於子吾有子三人必且貴於是徐母舉三子矣而賢書公未  
有後屬仲子爲嗣徐母曰脫母以子貴當貶封則爲生者乎爲嗣  
者乎明庭曰是新典得達也且吾念同氣肄生將殄遑郵其宅徐



母唯唯及其從兄安寰公又未有後屬季子爲嗣季子卽鍾耶也於是鍾耶七齡矣抱母膝持不可徐母垂涕謂鍾耶曰伯母亦若母也且柯伯母賢守節二十年矣爾伯祖父視爾血食四世之靈實安伯爾勿以吾爲念凡歲時伏臘饋遺就柯母家無敢輒見鍾耶及稍長就塾乃爲擇良師削方撲使笞之曰勿以姑息種遺人其賢如此先是安寰公歿嗣未立伯仲亦二人皆未有子利其藏迫柯母嫁一日詬誶逐柯母及鄒娣出戶外反距之羣胥其篋中盡如洗柯母泣過其祖廟曰吾爲誰守爲而祖禱乎且而伯仲有子吾立之則亦而子也何遽迫未亡人者族人間之皆泣旣又二十年伯仲皆無子相繼歿於是柯母四十六矣足不踰閭族人哀之乃爲立鍾耶鍾耶之立柯母恍惚見人告曰吾立而子以旌而節又二十年而鍾耶成進士鍾耶名士瑾甫登第上疏臣士瑾嗣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母柯氏十八歸臣嗣父允脩辟繼佐讀祇事舅姑八載而嗣父見背絕粒吞珥以祖父母護持得不死及臣嗣祖母病篤藥弗瘳陰泣告天刲股以進鄉黨咸稱其孝隱忍二十年乃立臣嗣臣年七歲嗣母撫摩鞠育踰於所生集苦啖茶晝夜操作凡所以養臣教臣遺臣者皆母血指爲之嗟嗟嗣母生命不猶外無姻戚之助內有伯叔之敵含垢茹蘖未睹成立而齋志朝露臣嗣母能使臣嗣父復有子於二十年之後而臣不能使臣嗣母表節於四十年之餘臣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疏上朝廷是之許建坊旌表如例史周氏曰胡出於周之元妃其微而復昌是必有女德乎徐母之使胡氏宗祧無虛栝樅不驚徐母擁三珠樹含飴弄孫身被翟茀稱太夫人猶尋常閨彥耳卽使柯母待嗣於伯叔果有子絲機不斬亦當以貞苦特聞而造物者固迂曲其道命才報節遲久後償使徐



母居無成之終柯母享可貞之實而六行兼治萃於一門是可以觀也已夫以天下爲一室勞伐不施艱貞無畏解榮分瘁持久而能成者則亦猶此也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其徐柯二母之謂矣

### 王仲弢傳

洪思曰謂烈皇末年奚獨一王鐵耳之爲烈因合吾門劉王陳蕭爲之傳

崇禎十餘載天下多故口躡於左寇躡於右文武兩質弛不可張脊肝拊髀歎天下無才而天下賢者亦率殄瘁不竟於用藉紱朝化柄敦龐之力桓桓相師矢志而內當壬午冬月兗豫之間齋志殉難者不可殫述其著者有王仲弢世琮子聞之曹遠思云王世琮字天瑞川之達州人也幼而淵凝善讀書旁及壺琴騎射無不精敏十歲補弟子員州人號爲神童甲子登賢書丁丑將成進士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四

紉於數以副榜授汝寧理蒞任甫三日賊猝至城下公請爲監紀屢用奇卻賊先士卒當矢石處賊射之貫耳不動戰倍力賊驚爲神遜去豫人因號爲王鐵耳豫中苦賊旣數年郡邑多潰公以才辨四應著於中州已卯分聘浙閩若曹遠思其所取士也庚辰轉通州守宗藩得報驚曰天中舍公誰與守者疏請於朝復留汝三年報政得贈父母如其官公喜曰吾卽不應華貴得美遷但有以報二人足矣過此七尺還之君上辛己以武功擢汝南僉憲汝中士紳迄下卒倚公以爲衽席賊聞王鐵耳爲兵道心避之而公屢用奇挫其鋒於是豫中無復堅城有藩封處賊必悉力攻之汝南圍旣數匝四顧援絕城陷被執不屈罵賊死百姓求其屍得於城南雲里店直指爲奏贈卹如例云史周曰前宋堂陞不甚威所待臣下隆厚矣百六十年稱節烈者不數人唐室君臣亦敦治而安



史之難平原獨稱將由風軌使然抑偷安成翫邪崇禎中年豫楚  
州縣倒旗迎賊如風靡艸而王仲弼輩體體折於霜雪以子寡陋  
及門之士守義烈隕身者亦三四人矣辛巳十月賊陷鄂陵劉振  
之爲鄂陵令環介胄登陣力竭取衣冠別諸父老曰勿以吾累若  
曹之命乃入縣治北向再拜曰臣力窮仰負陛下自引又死振之  
魁梧工文章以詩鳴爲湖中宗工壬午八月賊陷歸德王世琇爲  
歸德司李率鄉兵與亂卒搏爲亂卒所殺沈其屍先是世琇俸滿  
已轉虞部郡耆老茂才請闕訟留之留不十月難作今諸遺黎談  
王司李猶爲流涕焉壬午十一月□陷臨清陳興言以戶部郎視  
臨清倉猝□至徒役奔潰曹郎固無兵或勸之逃興言歎曰死吾  
職也何必枹鼓乃有死理哉肅坐堂上面中兩及其弟抱持之亦  
與俱死癸未元日賊陷鍾祥肅漢爲鍾祥令有聲賊戒其部曰殺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賢令者死無赦乃閉肅漢寺中戒諸僧徒曰肅令若死當屠其寺  
僧徒曰夕防祝不敢懈肅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端坐堂上自  
經死振之慈谿人子庚午所取士興言漳浦人從子游世琇字崑  
良清苑人蕭漢字雲濤建昌人皆子所取士嗚呼林麓旣陷芝萎  
蘭燒區區吾徒其才性風格皆與王仲弼上下而相率齋盞與睚  
陽平原爭光夫豈其感遇憤激使然亦猶是服習仁義詩書漸摩  
之功也贊曰取義能生蹈仁不死鎔金作骨礪石爲齒南八夾脰  
仲弼貫耳哀哉諸賢頽波其砥仰視彼蒼焉知青史

陳祭酒傳

洪思曰蓋毅廟間祭酒諸生所謂後南陳也先是景陵初  
有祭酒陳文定公敬宗在南雍其人剛正介潔容儀端整  
步履有定則弟子咸以身教又有祭酒李忠文公時勉在  
北雍亦師道嚴重加文定警宗之內皆肅於朝廷時人爲  
之語曰南陳北李壬午八月黃子以謫戍之長沙後南陳  
之子追至龍江關道側以傳請子舟中艸艸與之乃去



實有浮於其名者謂之才行有浮於其才者謂之德求於天下未見其人也。有之其陳芝臺祭酒乎？公名仁錫，字明卿，長洲人。父允堅以進士爲諸暨崇德二縣令，有聲卒於官。公哀毀幾不欲生，以祖父母在堂，勉進漿粥侍。祖父母疾，衣不解帶，經旬始一飯。祖父母歿，親營塋具，手足重繭，然亦未嘗一日釋書。時公已舉於鄉，數上春官，蕭然寒士也。辛酉，浮西湖，方與諸子飲，顧西北黑雲起，愀然曰：「吾萬厯所養士，今二酉矣。四海邊密，何觴詠爲乎？」及聞貞皇帝遐升，輒治裝別太夫人泣曰：「兒爲朝廷造士幾三十年，雖未沾圭撮，得優游色養，誼不薄。今朝廷重有大故，羽書又日馳，諸孝廉裹足朝紳，遣家南歸，兒當自溯風耳。」太夫人心是之也。亦泣爲趣裝。公至京師，不數日，攜孝廉衣冠走安陵，慶陵哭甚哀，聲達於寢。或問曰：「公是舉得毋過禮乎？」公曰：「吾世受恩，不能及兩朝，豎報乃

匆匆不逮情至，義起何例之有？是歲壬戌，公遂及第，授編脩，偕庶常讀書東觀，庶常咸往來相起居。公獨鐫戶叩之，聞如文湛持與公對戶，亦不數見。忽一日心痛，走館師院，長處乞歸養，不可得，神意甚悴，或怪之。公泣曰：「吾與母約，卽登第朝夕歸，無令倚閭自苦。誠不意淹滯於此，居亡何太夫人訃聞，擗踊請歸，哀毀倍於崇德時。諸生執經就廬，次問業者不盡裁答，領之而已。時魏璫旣用事，人漸多趨其門者，湛持先以論中旨，謫去。周蓼洲諸賢亦就逮矣。而天下方以賈彪霍譖之事望公公外，示簡默中實介然不可干撓。旣入補日，講官每進講，多所規正，璫甚銜之，以公負重望，不敢自絕會璫父子，給鐵券欲得公諱，詞再遣人趣公公堅不可璫，怒曰：「屬艸則鉉鼎不屬艸，則齒劍奚擇乎？」公笑曰：「世自多屬艸者，何必我於是數日有孫文豸之獄，文豸以誦天歌見捕，坐妖言亂朝。」



政洪思曰孫文多者崑山儒生也嘗賦詩刺魏

池陽救得不逮而公削籍歸即日就道璫發十數騎偵公無所得

至濟上有吏受璫旨掠公僮僕悉跳去公坐舟中忽風起簸檣櫓

幾碎諸卒亦魚潰去公怡然不動也是時吳門三詞林文姚洪思

姚蓋文文肅與姚文毅曰文希孟也皆忤璫削奪歸及公皆狂璫掌股中然璫自言觸我者死

餘借其頸磨鈍而已無意殺三詞林而羣小日從史謂不殺三詞

林局不定會且變矣而今上登極礫諸大憝蒼蔚廓清戊辰元年

起公原官稍遷中允再補日講出宣詔三韓齋油素記阨塞甚備

爲小册可出聚米也諸鞭鞭衣裘一峻謝之又明年庚午署國子

監司業所教士脩詞立誠道亦甚備居恆言守道守官同致爾每

轉一官日夜顧名可以弗呻矣是秋充經筵日講官事兩朝再爲

講官所數陳皆本於心得切於時務不事訓詁故與朝四講官倪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始宦李括蒼黃晉江而公其首也辛未分考禮闈得士爲盛秋册

封周藩歸遂乞身有浩然之意甲戌三月起南祭洒南雍士子欣

然復有南陳之稱南陳謂文定當宣德時爲南雍者也亡何病遂

不起卒年五十有六里社聞之爲位相哭也所著有易簡錄大明

世法錄四書語錄經濟八編諸書千餘卷行於世當事請卹典者

方之文定蓋輿論云史周曰章給事言公嘗師錢啟翁翁沒爲木

主題曰在茲出入必祝也公自言爲孝廉時初從啟翁問易啟翁

辭不納拜日子且歸後晤不刮目納拜未晚也公淹通過目成誦

善持論新悉森發聽之忘倦嘗游三洞及天台爲記百餘篇其卮

落艸木徑道一一可數也以推於邊塞要害槽檣鹽鐵各娓娓以

口當指不失圭黍此自天授積學佐之蓋有師法而然庚午春病



如一柄罡刀坤如一刀兩斷初甚疑之既乃知其所到有泮然冰釋者矣顧宗伯亦言萬厯之末年士習帖括以學古爲譏公立兩社引於古獲於是婁東金沙壇坵相望公起衰之力也公立陽山社以後三十年間天下鉛槧之士繁公是視非公所命書不置凡案即使公行其道偁陳氏學以變易天下亦豈能翔賁如此哉爲之贊曰斯文未潰厥有經緯辰絛繫天使斗不墜吳門三賢珥筆支天湛持嶽峙孟長霞騫公參其司載文載質欽其霞岳以服日月手麾彼璫互視鐵券寶此炳蔚淳彼鼎鉉云得之易藏以春秋禮樂所宗匪夷渙丘璋哉斯賢才德淵匠雖有弓賜其何以尙

### 劉侍御傳

洪思曰吾漳上忤魏當者引人子與周忠致馬忠簡獨著子以講筵展書忤璫獲罪歸亡何御史亦以抗疏忤璫罷歸但其事世猶未能盡知故宜爲之傳

### 乾坤正氣集

#### 卷五十一

八

史周曰嗚呼士貴器識難言哉平居抗項刺割必方植人暴焚必靡然隨之天啟乙丙之際諸賢焚崑衆濡艸自救也猶云勢漸使然及大憝旣平虎汁爆盡稍識行墨者咸厲齒以糾蕃徒曾未移時是非又變剛正以爲盞戾負塗以爲宏忍豈讀書多通釋其舊說抑有所徵幸吠和而然可怪也丁丑春予在長安與劉元如御史隔一邸舍子旣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鑄戶雖咫尺不相往來旣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予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縷也又一年而御史罷里居缺詢問者亦二三載心念史魚伯玉之行在世多有陳苟媮阿爲利齒兒藉口向不遇聖明徒使後世歛歔而續漢事耳今幸日月燦於窮壑紅案爛然如斗參首熠燿餘光無所亂其宵夜而當時勵行殷憂之士世猶未能盡知者因爲劉御史著其行事云



劉御史其忠字長琯世稱元如先生其先以孝友著姓居長泰之西湖父文軒公爲諸生有隱德生御史九歲輒窮經爲文章成立儼然父於是謝去祭酒謂是兒勝我年十二爲邑試冠軍竟以年少抑去二十六始爲諸生丙辰成進士授湖州司李抑豪戶卹窮民革羨餘及諸常例錢士庶翕然稱神君也癸亥夏月授湖廣道御史每一疏出輦下動色所論兵餉及邊圉事宜爲詳核於時魏璠已銜憲與大事矣楊漣左光斗尙總西臺恒相顧慮巨測談者猶謂是璠噉名以名奉之如兒嗜果可疾也顧飽益驕崑山大名爲鴨脯遞進耳楊漣一日舛二十四大罪欲數璠於庭予告所知云此事由綸屏廷杜卽盡折無所益於斬馬旣而大洪疏果上十日不下劉御史疏云人君者天地臣民之主也舉動話言史必書之以爲天下之安危繫焉邇來舉朝所爭惟中旨一事蓋深慮權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九

奸飾恩掩罪假竊輕重其間故見形察影防其隱禍也自楊漣孤忠獨奮指列魏璠二十四大罪以來廷臣傾聽咸謂天威震怒不俟覽畢而旬日報旨未聞刑人視無慙色又見輔臣進揭婉曲以悟宸聰外示優容中實恡惜國人私計還望調劑此何事也而可以調劑責宰相乎至於聖諭反覆開警諄諄百言無非爲忠賢回護明知其罪狀已播衆口而厯敘其平日之勤勞似忠賢不能自白明旨反代之白者夫人主生長深宮朝夕使令惟是一二中涓忠賢久侍潛邸豈謂無勞然而嚙玉錦衣酬之不爲不厚矣忠賢乃敢憑藉寵靈簸弄威福張如天之篋肆煬寵之好使中外聞者無不知天子左右有忠賢一人正恐其欲飽而驕威過而毒勢窮慮極欲終爲善不負皇上不可得也從來宦寺欺蔽人主以其密邇意旨易窺事昏于則導以聳色狗馬使萬幾日廢而後爲所欲



爲事明主則稱意綜覈事事見效而後熟算機關弄威柄及其  
太阿在手九閭之上有見不盡見聞不盡聞者矣今忠賢罪狀已  
昭大小臣工交章已滿皇上自爲國家計宜卽付忠賢法司昭正  
典刑以慰列祖之靈以謝天下卽稍爲忠賢計宜召輔臣面諭處  
分先布其罪惡正告中外而後閱其微勞存帷蓋之恩是亦忠賢  
之幸不然臣不能不爲朝廷危之疏上璫甚思所以中御史者  
會御史出甘肅地涼遠口氛殊惡璫亦以是爲投荒者耳稍寬至  
明年始以門戶削奪方御史上疏時文軒公心動貽書爲戒御史  
報書云風波由命誼不可逃惟勤惟廉臣子自勉御史亦用是不  
罹於禍居一年而聖人出虎兇駢命御史用原官起旣丁父艱哀  
毀過至又三年沒享年五十有一子濟灃皆以文行自致能世其  
業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十

贊曰熙朝之隱三發閭寺以宗社靈雖熾亦晉魏璫始煽尙於直  
瑾九錫將加震出乃殄諸賢代鼓則邁陳寶雖蹈水火亦免有救  
吾鄉之哲有周仲先洪思日謂忠愍公起元也時與楊長琯獄獄  
幾與禍駢近關之出自投遠塞及覩日月用慰親在谷木冰淵視  
彼宛鳩長松早凋亦垂千秋

林深州傳

洪思日黃人之知子故未有早於深州者子未爲諸生時  
漳浦令黃應舉爲刻續壁六卷而深州爲之序時漳上有  
吟社如張徵君汰沃高太史中川鄭司農榕思蔣太宰道  
力陳宜興元明諸名士皆不可一世成以古昔自命一時  
文章之游盛海內而深州與薛道譽最爲老師然其見善  
皆若渴聞善皆若驚一時爭迎致其家咸以上賓之禮禮  
之蓋自深州與  
薛方伯始也

丹臺林公茂桂字德芬鎮海人性至孝幼負奇敏爲諸生貧不自  
給其繼母苦之常使拾螻蛄採薪爲朝夕需稍後輒詬挺不休公



晝拾蠟蟻夜燃薪映書十有餘載不懈萬厯丙戌舉進士第四人  
王文肅公最器重之仕爲深州守深州在輦轂下縉紳故豪貴有  
參藩家居負國租至數百石公自持弓步造其廬請曰此間去天  
一握民苦貧奈何以糧糶飛灑民戶一日至其莊見比屋甚稠歸  
視冊籍無了銀問之云某家墓戶公笑云墓戶固有數朝廷索一  
淘河夫不可得安用是蜂窠自擁者率丁役均隸之又一貲郎無  
行被告發罪至死公繫之獄貲郎賂獄吏一夜逸入都再納貲稱  
光祿丞歸公伴不問也一日丞來偕諸大夫造館稱賓公爲不知  
送客畢顧左右曰留某賓賓留公詰之曰爾非前爲某持罪至死  
者乎何大貴乃爾叱繫之賓大不顧公叱曰吾何知京都官吾自  
結前事耳吾治前罪人不治今光祿丞於是諸豪貴其謀搆公未  
有便會公移州城廓舊址數百丈檄兩臺未下也而役已峻所費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十一

甚少由是諸姦遂騰播謂公不上請擅移州城侵府庫所冒用不  
普臺使者遂以墨中公歸公典衣服狀禱馘甕不二十金出州門  
百姓號泣遮留之不可得醴餞爲餞率不受去後二十年建德鄭  
太宰洪思曰蓋鄭元岳三俊也又爲深州問諸父老舊守誰最良輒談公流涕

也公喜稱詩善屬文與蔣少宰高太史張聘君鄭觀察戴侍御爲  
元雲之游陶陶日夕口未嘗言貧每云吾有詩千首文百篇恐太  
流麗不合於道又安必田數頃官數考乎白太傅有言健於黜婁  
富於原憲壽於顏子吾自謂可矣鄭太宰爲閩學憲廉公尙在喜  
曰吾不意乃今得交林先生遣元纒勞問公又爲疏請於朝以爲  
風塵高步今人而古處者也公晚居漳浦僦居水門浦人偁爲水  
門先生家常買米僅升斗自給日從諸長老游語不及錢穀家日  
益落壽七十有六乃卒家人未嘗見其皺眉也公爲孝廉時從山



野讀書井驟澗公自解衣溼之繡未乾土嬴衆驚栗呼之公徐上曰林丹臺豈死於浚井者先是有王太常心泉亦以操閭常自提畚上屋拾瓦浦人爲之語曰太常捨瓦孝廉淘井兩條冰身金寒水冷然而公之文采遠矣

贊曰蔚彼哲人冰心玉質餐古乃腴刊華執實休徵之行隱之之識佐以韓孟浩渺莫測雖有蠅矢奚點白璧卓哉我公爲我矜式

### 七傳

洪思曰爲吳太公思喬作也黃子時方理孝經外傳因於傳中採郭劉張翟沈許六人而爲是傳云今孝經外傳已亡其所謂敬親則敬身敬身則敬人之指畧見於此矣

嘗覽遺史見郭原平劉瑜張文詡翟普林諸行誼未嘗不感慨其事求其後裔不可得也郭原平者會稽人父通以孝行旌閭至原平行之彌篤家貧傭賃爲養嘗客食必舍肉以父母不肉食謝去

### 乾坤正氣集

#### 卷五十一

三

及父母卒且塋以奉終自盡謹不假手於人乃助人營葬久之練習又傭力供費乃舉葬務墓前田數十疇暑月耕者裸袒以爲褻也傾橐易之農月束帶而耕元嘉末文帝崩原平哭臨累日一食或曰君獨王臣乎何哭之哀也原平垂涕曰吾父蒙先朝褒拂無以報故慟耳嘗出賣瓜裁求半直人全直與之必讓而後受大明中旱瓜瀆不通原平瓜船至縣令下瀆水通之原平曰時方大旱田苦無水柰何減灌田之水運瓜船乎乃走他道賣之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孝至艾乃喪母終毀三年不鹽酪除服二十餘年布衣蔬食居墓側不暫違塋畢不忍歸露宿墓下鄉人因結廬棲焉

張文詡嘗游太學以奧博爲諸生宗隋仁壽末學廢策杖歸灌園爲業嘗有人夜竊其麥文詡見而潛避盜知之去麥前謝慰諭令



持去鄰家所築牆幹不直爲毀舊堵以應之嘗患腰疾爲醫誤傷頗殊醫惶怖請罪文詔遣之去陽以爲風眩墜傷也州郡辟舉賜贈皆不受人方之原閔云翟普林楚丘人事二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卒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緇絮單裯而已

凡數君子者皆生衰亂時隱伏閭巷無所緣飾而敦朴真至非揚播房廉謙諸賢之所能及諸賢表於華鬪流覽詩書骨託旣高倉采易集若王祥劉殷輩更不復談也浦口吳思喬十二喪父家貧事繼母何氏甚孝母勸之就賈遂得什一供母養甚歡及喪踰踊號哭如其所生有鄰人妻死欲鬻其女具斂喬爲具歛得不鬻女一老人無子被劫貲盡欲赴水死公問其所失償之因勸不死王醫老不能自食喬月給之米或時就餅家餅家取錢喬皆爲給直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不令王醫知也有千戶李翁者嗜酒失所署印事覺擬徒喬代爲納贖有山民倪翁者負官租徵急賣兒應之所得兒價又爲人攫去對喬歛歔喬悉爲償之高旣行善久爲鄉里所宗凡顛連疑難皆就質於喬喬必遜謝退稱不敢有魏商生一女及一子魏歿其少妻疾亟以餘財託喬喬爲醫治愈年餘出餘財三分之鐫鑰宛然或負喬債願以其廬償喬曰奈何區區使爾失所或以其母木請喬怒曰若忘親乃及我遂焚其券或曰人毋爾誑乎曰我自信其如此又何誑焉喬嘗治屋與鄰連先爲鄰整瑩讓數尺地乃自治屋浦口濱江渡處患覆舟喬嘗呼小舟往來救濟一夕渡江宿舟心動戒舟子加絃自以漁舟登岸未幾風濤大作所宿舟覆喬從岸上募人救覆舟所與濟者五人得盡活予觀近世能本至性樂善行未有若吳思喬者也考其行事在沈道虔許昭先而上



沈道虔武康人宋武嘉時隱居不仕日治圃自給有竊園蔬見之輒避匿不合其人知有拔其屋後筍者指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買大筍送之出拾穢有爭者悉歸所得穢冬月無複衣戴禹製衣服遺之悉以供諸兄弟無衣者終老蔬素無日食之資而絃誦膠然使在孔門亦參肅之高倚也

許昭先義興人父母老病力致甘旨及父歿其從父肇之坐誣繫慝平不決從父兄弟二十人昭先獨爲走訴納橐篋資產盡賣宅以贖之肇之諸子亦已倦唯昭先無二意七載乃白將事不衰舅氏歿貧不能葬昭先醬爲治具送終州縣徵辟不就卒於家自唐宋以前皆有徵辟孝廉篤循之徒是以士競藻飾其行諸灼然章著者行事或不能盡實惟闕巷嘶傳皓首隴畝者差爲近之今自郭劉張翟暨於沈許皆本乎至性敦樸真至但漸於宋齊魏隋之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一

十四

節寰袁公傳

史周氏曰嗚呼二正之際與阿柄者難言也矣其時室有凝陰野有亢血鴟虜號於其外梟藩伺於其側堂奧之間疑檄不絕然值天子英武練於情事墨澤所參眾志如結二三賢士大夫黽勉戮力柴叔輿以質實匡襄於先于廷益以駁烈克鞏於後吳永清羅學古之徒咸將助竭蹶也康陵時人才方興庭徑各別許季升瞻遐矚幽清氣見於禁旅何世光調停折衝權用究於天宰王德華彭濟物昂低殊態而裁酌富心諸常侍卽縱橫爪牙自豎要如蟠蟒學虬未有吞海之意諸君子上視王鈇下視鼉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至於魏崔岸谷所漸瀆岳易勢北牙擐甲之士雄於猘



猷天偷斯難以養外患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義者不能決賴聖人特起而後天下晏然計其時卽有于廷益羅學古之才王德華彭濟物之健刪傑就厥則中門近闕兩竇其選矣然且諸君不能予觀古人尙哲簡懲因事蟬脫如季札蓮瑗晏嬰樂毅之流皆值禍難飄然有以自立逮於東漢懷鳩擣椒以死相勉以爲春秋之義與易殊旨間有掛冠拂衣蓋亦疎逃無甚繫著意而已至乘朝車執高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舍命豹褻之下卽獨行安之如張然明皇甫義真其人矣張然明破諸羌靜幽并恥爲王曹所賣發憤申陳竇之寃卒不得爲三公皇甫義真蕩黃巾破梁州賊徵赴城門賴其子堅壽以免雖卒爲三公亦不大竟其志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袁公可立字禮卿以英年成進士理蘇郡報最召入西臺抗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五

疏歸二十六載始出仗鉞治登萊軍於時遼左新潰三韓餘眾大東焉依東人遇遼眾不相主客時時夜驚賴公撫綏無事也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麀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於時毛文龍壽張於島上劉愛塔惘疑於沓渚蔗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又猝有朝鮮廢立事公毅然請討旣而李倬銜太妃命稱李暉通□失國人心改步自贖也公因請正詞質責之以濟師助勦爲券與廷議合是以東事一視公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爲□陷凡公所發輟者率視旋輟爲重輕如此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魏煇益肆孫樞輔滯塞外久請陛見中外洵洵以爲志在君側而公方有綠野之樂居亡何以□警起公爲少司馬公久在東疆



於諸大醜變態甚悉政府欲借公爲功公旣至中朝觀諸侯動靜  
邑邑不樂也數有所抵牾欲自請外以此失魏崔歡天子猶念公  
海上勞予加銜致仕去蓋是時致仕者若鳳雛以爲奇表矣熹朝  
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趨之凡公值事多長算  
得大體洞於要會方爲蘇理時湖州董宗伯以厚貲爲亂民所窘  
聞甚兩臺檄公解之公至卽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徐取一  
二倡亂者抵法事遂定又值倭警吳中豪子隼王士繡喬一琦輩  
馳驟自命怨家詆爲不軌兩臺急詞之公獨謂是狂生無他卒讞  
不得實乃已眾謂公長者也在登萊方元宵宴客有傳遼將李  
性忠與張爾心謀叛者諸監司怖甚公徐命小隊阿廠過沈帥問  
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今何狀沈帥百口保其無他公曰吾固知  
其無他但且令釋兵柄安坐耳於是公之整暇再見之矣又公爲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七

蘇理時以汛期出海濱有李弁者邀公飲不三倭刀公諦視還之  
後半載報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則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  
而琉球貢使至稱數月前有飄舟墜此岸出其人視之則皆琉球  
也眾咸謂公神明及在登萊毛帥盛自詡滿浦昌城之捷用兵不  
滿千不遺一矢伏砲機發使□自踐藉人馬騰踏死者四五萬公  
心疑之移文東江審其顛末毛帥以是恨公公固謂海上去天遠  
臣子勿欺何厭詳者於是公之練達再見之矣又公爲蘇理時郡  
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  
筆公仲牘盡雪其寃同列爲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臺  
故誣賢太守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  
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眾咸謂公強項也及在御史臺值他  
御史觸上怒將廷杖諸御史詣政府乞伸救輔臣以上意爲辭公



於末坐抗聲曰特相公不肯耳輔臣拂然廉知爲公先是雷震景德門公上疏陳闕政如郊祀講朝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譎公再收再黜以底於削甚哉救之罔効也公既用久躡復起當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謂老當愈辣方枉司馬門時會□□死袁經略遣僧弔贈公力詆其辱國一曰請權貴祇候乾清門出聲無律公引咫尺之義折之雖無所匡挽而義形之意再見之矣凡公精神著於爲司李御史時卽不躋台輔其精神亦有以自見又當定陵鎮靜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間畱賢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遠時以名教相厲若不復知有延熹建寧之事者公以己丑理蘇郡乙未入西臺正當盛時中貴出掖門往往避驄公一日視西城有內瑞殺人者公輒按捶問抵罪或語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奮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旣上稍厭諸激賂政府動以賣直活名

乾坤正氣集

卷吾子

七

抑正論公乃抗疏曰近年以來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致干聖怒廢斥者不止百十餘人槩目爲賣直沽名夫賣直者退則不直者近沽名者斥則毀名者庸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名生休戚人品邪正誰復爲國家昌言者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往往如此矣公多才藝善持論急主上之急積精自衛無悶毒故在亂能免居危不廢丙丁之間天子賢達士夫無出其右者董先生曰公才兼數器心運四虛藉令一再出不於毛帥魏璫之時得行其意展四體韓范之業豈顧問哉又曰公護名節勝於功名善刀而藏見機勇退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公先鳳陽人始祖榮以開國功爲睢陽百戶因家焉五世生公生有異姿廣額稀眉七歲通毛詩禮記未三十聯第通百家書安夫人姪時數盟水見金鯉蕩漾盜中及



長數有異兆自知其名位所屆壽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隕西南墜地有聲子樞博雅有膽識爲戶部郎別有傳一

贊曰谿子貴洞干將利斷桑榆決機不以爲晏然明有卒義真不亂道不可撓還歸其貫廷益抱誠噬臍曷及濟物微巧扶繩緩急剛柔之中則有袁公事不可調睨視未窮嗚呼才難睇彼東蒙

歐寧詹明府重建文廟碑

天下經濟之數皆生於文章經濟不生於文章雖耰鋤干楯均足以亂天下管子天下才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文章皆生於兵農賦役委精神以治之幾七十年文章垂成而天下已敗求季諸賢相與摩勵言賦言兵欲匡顏閔所不逮卒無所成俛首步塵以視顏閔之出處夫子於是昌言爲邦反覆丁宜於禮樂淫殆之際無一語爲兵農賦役者夫豈夫子救敗之才亦有所不逮乎嗚呼天下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一

六

無事共食孔孟之言卒之有事則云是安得夷吾起而治之如孔孟當世不爲無事也顧卑鄙管氏以爲是不足道推略其說謂是不過使蠶婦麥叟臥桑下數雞豚獨魚鼈銷其雄業耳豈遂煩聖匠之經營乎永豐詹仲常善文章其文章根極性命以條暢於經濟凡爲經濟畔孔氏者絕口不道幸未釋褐爲歐寧甫下車祇肅文廟顧文廟已阨於火殿廡皆燼惟神主在詹仲常曰噫爲縣令蔽芾之下何所不聽斷而令夫子栖於風雨亟胼胝新之時時天下蓋方告匱也一縉之賦數銖之鏤水衡爲之輟箸司農爲之仰屋天下能吏握粟懷錐恐鎬撲之難施捐助之不效而仲常顧方沛然塗暨求赤構肯游夏會不移歲而岱舉梁立榕幹枝葉倍於舊觀卒無有富人畏子憚勿亟而倦終事者抑豈仲常有禦蔬藟絲之能海王命龜之智而奔趨若是夫其思服也夫子居七則仲



常居三焉天下之服於文章甚於服於衮鉞文章之敗於水火猶  
衮鉞之敗於盜賊也使天下之治不本於語孟不出於文章其君  
子彎弓而曲踊其小人荷鉏而勃稽弱者推肥強者擇肉雖有瓊  
盈京坻誰舉而食之天下卽多稗亦猶有列祖之其勤二百七十  
年之德澤家諷詩書人恥鞞棘聖天子焦勞於上士大夫黽勉於  
下遂以毛錐鎗劍金炭其間是仲常之所心恤也仲常爲治旣五  
年所與諸父老敦序禮讓諸子弟講論道德精神所注無日不扞  
學宮學宮諸彥勃起爲文章如芝英朝生高者逼於游夏次者麗  
於董賈計宰中都時百里上下黨人與居嚮不七十年道德湛浸  
能至此乎吾鄉自有宋來爲性道文章聞見紹於今亦五百年其  
山川鬱勃風氣鼓盪大率欲起一起而遂與仲常值夫子又若以  
未墮之緒託於仲常使仲常值之一起而宏鼎新之業嗚呼人亦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五

有言宋室無賢雖則無賢亦足以傳今天子又慨然有人才不如  
宋之歎夫以士大夫朝夕討論蹈孔孟綯筦晏不能自奮比於元  
凱而使入主拍案以爲無才雖舉賢之宰何所謝責然必使聖門  
諸賢爲之鎔戶而探性天掃樹而談禮樂度其要旨亦曰反本立  
誠不爲標說所動而已不爲標說所動而後能以其文章條暢於  
天下之兵農賦役而後能舉天下之兵農賦役還歸於文章而後  
可以畝畝南面叱九合一匡之務是則仲常之經濟見於行事諸  
子弟時時誦說僕述聽未足以知之也於是文廟告成不揣而爲  
之頌頌曰

天建吾室修文振古誰宏厥瀾天畀詹父我有圖書詹父道之我  
有鐘鼓詹父考之鴻苞義抒則於四極厥有兼緯以昌文德煌煌  
聖師陟降左右仰視靈棟俯顧俎豆奕彼前光貽我後死星榆扞



天詹父似之

文文肅公碑

文相國湛持者英姿策步名德著於當年宏實彪聲流光被於四裔膏雨之慰暘蒼下尺而生尺奔瀾之灤砥柱應迴者俱迴是以物緯重其機絲人倫歸其要祲道猶配位望足昌時古之濡滯淄青環車鬱確者猶將仰琮佩以動容接鬪輿而發歎以時揆之理或然歟公之先衡州人與廬陵共派蒼姬錫籙溢爲湛波天水扶穹蔚成隆棟高祖温州府知府林公白鹿夾車祥開東海青箱起績業媿西崑曾祖翰林院待詔徵明公資其素風益以宏藻破琴燕市華貫效其巾纓絕裾王門清徽通於楯陛縑楮所托章漢爲昭祖國子博士彭公毛稱鳳采蒨有藍青爰以弓裘司盟頌雅父衛輝府同知公元發艾而縣車耆成總岳通德表於里門循聲齊乾坤正氣集

卷吾子一

字

於益部五世之澤旣昌六變之旌彌茂於是公也幼成齊聖嶷而修能七齡而夢鳳集桐擗膺如禮八歲而見龍屬賦擲地成聲萬厯甲午聿登賢書時方踰冠陸文定稱爲握拳之珠申少師方於韞山之玉廉隅旣礪澹泊自將遂以來彥參於英席旣而三困金車衛輝捐館公乃倚茅竹塢絕迹園市吳處默之禽鳥環廬楮無量之麋羣遠柏迹其所蹈可膏曰知於時理學攸明堯圃共賁揚中立之芳躅未湮顧端文之道茹斯拔遂畔多執經之朋千里有投鍼之芥門如鐵限管或銀鏤而公心水湛然榮觀超若安石之處爲素公展季之言成寶鼎蓋已雍容而歸由已綽略以道莫吾巾笥所治璽紱同親及於十上春官首傳臚陸堂燾廟之二載爲明融之盛事士紳胥慶以爲得人冰霜之初賴此元吉嗚呼麟鸞降出各以其時俊又窪隆亦維厥數神宗顯皇帝以□光考之未



遐輩岡梧於後棄貯茲在野繫彼苞桑爰積三九之暉同廣明兩之麗葉文忠振衣於迓衡鄒忠憲彈冠於柏院趙忠毅秉鈞於東曹王莊毅明允於西序孫文介寅直於秩宗馮恭定翼宣於副憲又有高忠憲楊忠烈周忠介繆宮諭姚太史爲之日夕講貫以道守官公嶽舉其間鵠顧紆步叶管而眾籟咸吹抗聲則羣喙俱歇曾未幾時鳴缶奪鐘中聲變楚王莊毅既奏節彼之章鄒忠憲徐引同車之賦公沐浴叩閭厲爭學禁至謂王紀策蹇出都快於乘傳破帽籠頭榮於蟒玉中人閔然責其出位枚摘細語以爲藐尊禍且不測得以壬戌仲冬告謫與歸在史館者匱六閱月家居又一載而當塗布毒朝野集辛周忠介銀鑰就道高忠憲書帶沈淵會有庾辭再從削奪范士燮之祈死未能岑公孝之逃生不敢適逢日出聖主龍飛祝太史元璫再疏剖陳起公爲翰林院侍讀再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三

遷左春坊諭德充日講官公積誠希悟敷時納約天子聽禮忠之論爲出喬司寇易副都於獄公益發抒指摘無諱巢阿之鳥屈軼以爲棲入鬯之香蠹工所不射蓋自詞林以來希有也庚午奉使益藩歸再請告弗允以資轉右庶子掌坊事踰年始出以宮詹領侍讀學士修熹廟實錄甫受事卽以三案未明爲請三案者册立挺擊紅丸光廟所爲終始也公初登賢書正當前星向耀之期入近鼎台已奏弓髯攀號之會遲留一世靜炤三朝始以練華縫於傾缺豈非天乎平臺降諭成史攸安時宰既遵仍貫之文邇臣亦分守和之誼屬有天顧亟講磨經公以端家特膺茲選爰正宰咥之失載申周任之言鐘磬動其聲容星辰集於眉額帝簡所鍾物睹翕然旣而枚卜考言公乃引疾自遠忤者排其蚤衰聖人知其無咎中使偵之乃得其實講臣不與庶官爭能禮也君子不以微



長競進義也以是特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廟序擬爲肖巖詞林欽其文在天子乃齋心納誨豫事從繩爲悉撤鎮監丞罷兩操唐宗之揜鷺以聽元成漢后之整冠以肅長濡方今於昔殆有過焉公方覃精翼亮靖其弼謨而譏囂旁睨瑕釁橫生密勿有接鏃之形莊途發洪濤之壯一言吐氣百疾翻波昔甫除吏有未盡之嫌李絳任官據惟才之慨當宁皆賞其精誠達人乖其親識況以事絕纏綿迹渺同穴徒以黃桂之錯梅鹽遂起龍夔而噉禹尚微遭聖哲班解風雷嗚呼人臣致主進必有歸端士持身終惟其始訟言受服貴者不稱寵利居功元賢所畏公不服自明引愆而去豈非得正而止履貞則吉者乎公旣自傷被國殊恩未逢休命栗爾之答元穹下齊藁木涓埃之酌海嶽遠媿蓬萊抵家甫半載豐體漸枯又值姚孟長之喪人琴俱絕壹抑句餘遂終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正寢嗚呼索馬出閣韋相不以爲辜批勅塗麻裴公猶云適體公不聽專一之絃未抵舊薰之器浮沉枕坎十有五年鼓罷乎中六十餘日天子方思更覲其才都人已歎不遺一老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是之謂矣公生而願頌揚提戴千家任睦婣表素通理長安傳畫其像以爲信公鄰里各懷其風以爲子產登庸非久故啟沃之效多於匡襄淵鏡不涇則殆庶之模符於王佐自東吳台輔之盛壽位峙隆而聲名烜奕未有踰公者也公歿三年子秉始上疏請卹典得下部從致仕禮備禮也天子思舊輿頌方伸將以某山荷恩卜兆公之弟亨以文學直館閤實次其事命予爲之銘銘曰名位何常曰惟厥志朝隋升墉亦惟所視伊傳不作已歷千紀納溝頰池豈獨予取惟公峩然上師古人爲幹絕蘿爲輪絕崖不緣榆級以集杓斗遇主於衢納日出牖在承明廬如眞孝廉夏日其



姿惠風乃兼巨川多波肆折舟楫躍焉登岸亦何所懾竹塢栖遲  
石湖盤旋遠志以終亦何所諉政無三月尤豈一語尼父接浙里  
奚相杵譽百練金在冶不躍鑄爲夏鼎乃逢不若銷鼎瘞金天地  
清曠拜日月恩千古浩蕩相彼九原賢者翩翩安知先生在原在  
天

### 韓海羅碑

張福永曰海羅者若海之父也黃子者若海丙辰會試分  
房所取士也海羅葬時若海已卒其子來請銘時黃子在  
養

原夫梁奕啟倬孔樂之祚斯光夏陽分柯兩相之徽焉茂若乃梅  
州公之繇賤實始牽絲桐廬令之執英爰多邁種蔚爲山嶽表於  
昭明遂使哲人克生垂條九葉元夫踵武咸秩二宗豈必渭南天  
子自題忠孝之碑華岳羽人別誌神靈之表乃匯美於璿源合芽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七

於道核哉今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海羅公者諱鳴鳳字伯  
儀萬歷癸酉進士東粵博羅人吾師若海韓先生之父也家世清  
淑化鵠之印非雕尚素頌容剪匏之俎不改自桐廬公以來四世  
矣公生有至性長而宏淹再佩休徵之刀依然縫掖每閉長公之  
閣發以絃徽世無長者久矣民到於今稱之公父儔學博緇帷風  
高作傳邵武母黃孺人青車道阻隕於臨川公時獨板輿親膚垂  
憾攬衣號辭哀動路人庾公之栗繭未零康伯之絮霜倍慟卒使  
鄰翁致其梧檟楚人歸其賸穢可謂精搏回祿氣激江神者矣櫬  
還築廬磴硲之麓苦塊三年一日還家夜分雨甚從季止之下泣  
不可徒跣而去東向灑淚則栢竹俱枯默地省愆而鹿豕畢命行  
通冥漠理有宜然於是家奉爲師人立作表繫牛以往就陰執經  
而來成市又數年庠太傅卒於閩中弟仲子封股垂殆公奔走晝



夜浴血至踵輿輓入郭慟絕乃蘇依廬築塹如喪母時實有翠翦  
巢於簾阿數見青鸞竚於門外何光祿之於菟守戶契合同鄉蔡  
中郎之馴兔遶床類繁舊史方之何媿足則堪徵癸酉公登賢書  
又二十載乃謁選人爲高郵州知州大夫之馬久畜季子之魚不  
取朝襦暮袴見六轡之如琴載石還駒指孤子之似水時方屬國  
多事東郡獲薪戴星夙夜未遑單父之能兼輻圖書不藉延陵之  
教旣以執法左於郡公致使當塗右其更調兩羣馬幾並見神君  
入則芳規尚垂刊署嗣守沅州施餽而庚癸不呼反風而圭瓚無  
恙佩刀之戶俱狎詩書結繩之民復鐫約束方當卻車輦上共歎  
異仁乃以守畔部中突來逢彼選錢遺父一祝成祠棄子餘黎長  
號溢巷信芷水之蘭蕙紉其芬芳沅上之鐘鼓神其歌舞矣故夫  
軒裳者至性之爪髮政事者德行之輝景也裕於此則餘於彼珠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五

玉眞素而禦水火蘭粟易于以報天地珠玉非干盾之能蘭粟非  
殺核之饑公影無獨媿行有相宣雖厥業未宏而叩須早就矣家  
食十餘年吾師始奮昆姓森然公車成行德璉之約從弟取戒隴  
西逸少之報謝萬欲宗石建公裁兼之故買道器於自然用儲胥  
於不匱也公生於嘉靖庚子卒於萬歷巳酉享壽七十復原官終  
於正寢累贈至今官賜塋祭禮也元配謝氏鳴鳩惇一錡釜思勤  
壺內舉無違言階前均其德產也四膺申命封太淑人生於嘉靖  
丁未卒於崇禎丁卯壽八十有一太淑人鍾氏吾師之所自出也  
毓自望族釐於輿門寶井之源不枯玉山之禾可刈逮膺三命介  
受覃恩生於嘉靖甲寅卒於崇禎庚午壽七十有七皆能僅懿自  
將共承纁采鼎趾克相以濟祥光先後奉命與祭祔於宗伯之塋  
嗚呼有道而外何乏豐碑馬駿之條奚尚峴首必有命契元符道



映素袂扶寸四合嶽瀆所受其風雲精霸九成日月所因而朝夕  
乃以發皇地德卓立人師非夫至性惇行如我公者曷稱乎爲之  
銘曰融都之府丹靈克宅螯弁移星神書啟石岑巘歷絡以宗韓  
奕江流泱泱含滄吐桑詩潤禮波以盟福慶派源自天輪漢一方  
越谿閩嶠吳溝楚水經緯星野匯於垣時斑虬文鸞以禦君子秘  
簡雲壇於皇所封璿璣齊之陰陽日中壬林孔嘉碧纓雕駿雲厖  
翠墀有窳天眷錫我文人芬博蒼燕亦左右帝以篋薰扇軼蕩瓊  
波宵窳曲江非無先猷以輝斯邦我公壽朋是從鴻龐人慕巍爵  
我跋通德有馮有翼以垂南極保曰利哉四方爲則

### 兩朝忠烈祠碑

洪思曰子武林乞身時之所作也子雖乞身在外時時念  
主上孤立劉姜高徐禰張呂不數日皆逐歸留都亡在  
時恐口馬一日欲盡殺海內諸君子甚於漢熹平未宣和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五

蔡與左右必無一死者哀於土木時矣黃子知其必至此  
也因反覆與歎傷心於是碑已而果然馬阮擁兵逃入西  
湖不復顧蔡與聖安銜壁左右無復知者臣子之情頓衰  
乃至於此殿祔三十六人與建文一百二十人之死古未  
有諸口口初立合有司建一三朝忠烈祠於神烈  
山下合一百五十六人尸而祝之以爲日月也

以身殉道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身  
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冥之死  
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曰火  
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之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必取其  
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抱其精神見水則  
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所不生不死者故  
奸權賊盜日思以其水火殺天下而天下之鄙夫貪生憚死者亦  
指水火踐踐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溺坐死者比比也當  
天啟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大璫諸君子思還主柄持之太躁既



而權奸煽熾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也爲火爲旱爲焚突及棟及崇禎時王鎮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太柔旣而盜賊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也爲水爲潦爲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持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而君子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天下之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也凡日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診見於天下羸細朔望往往相食漢熹平時治鉤黨獄誅蕃武膺滂等銅天下黨人殊二百人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忠孔融楊修五六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身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黨人可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傳張叔夜三人耳何栗李若水則猶之墜甕也我明初興尊禮賢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三

於靖難諸君子死者百二十有餘人至於土木而衰矣故水火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託或侈或減前後羸縮可屈指數也獨是啟禎之際諸賢奮發手掬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迂瑄扇燄不鉢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鉗之於後計自天啟蒙難殞身者十有二人曰楊連左光斗周宗建周順昌魏大中李應昇周起元繆昌期顧大章黃尊素萬璟高攀龍及崇禎甲申之變致命遂志者二十有四人曰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施邦曜李邦華凌義渠王家彥周鳳翔馬世奇吳麟徵陳良謨成德孟兆祥汪偉金鉉孟章明吳甘來許直王章陳純德王鍾彥于騰蛟申佳允宋天顯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死戰嬰城謝闕者不在一班蓋自漢宋以來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嗚呼學之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荀之鍼李杜榮翰之砭機雲康樂寄迹於蓮房文山託詞於黃冠不



曰事猶可爲則曰思得一當是以徘徊顧瞻失諸一瞬而千古莫

贖是猶臨泛濫而繫匏覩燎原而祠竈多見其迂愚諒下於溝瀆

矣洪思曰是碑初傳一本有管夷吾數句在此句之下脫得楊岳

武林所寄本無之岳常爲鄴山都講與余共理收文後入越居

西湖兩峯間與忠烈祠近故仁之生人者殺之而愈以生水火之

楊本必祠本也今依之

生人者生之而或以殺人不見夫不生之生不死之死展轉以避

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治南關廉惠著於遠近遂

捐貲買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面臨鳳皇營構爲

十六棟層樓九楹湖水滌之以祀兩朝忠烈諸君子余至湖上覽

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略上下慨然歎曰死而可樂則吾將

先往蘧氏之言夫豈無謂者乎虞部又以南關小稅置爲祠租歲

時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曰雷鼓闐兮龍在野雲離披兮

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糈媮兮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

蹄兮騁九翼凌滄海兮拍白日靈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

羅百珍兮瓊漿駮素虬兮駢文鴛維靈車兮繫靈馬執靈祛兮淚

盈把珮琚兮灑灑晝不足兮宜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

年靈參差兮無後先澹眉須兮馭青天靈何爲兮中悵悵

吳山七忠祠碑

洪思曰子武林乞身時之所作也以區區之浙一日殉君

而死者七人夫非生乎方卓于孫之鄉者然哉人皆曰科

名之士實亡天下羣盜一日陷京師又皆魚貫稽首寇庭

而恐後不人心乃遂至此哉時海之偉人如倪文正范文貞

者道雖不行言雖不聽猶浮沈鬱鬱在京師一時可三十

人皆憤而爭死以救人心之日下君子謂其功可配食廟

社而朝廷尸祝之口初有司議忠臣祠祀典蓋自范景

文至諸生許炎布衣湯之瓊七十有四人爲正祀自范景

明至侍郎徐標御史俞至虞七人爲附祀凡三十有一人

而武人不與焉浙人日之七忠者是吾鄉人也吾私尸祝

之吳山之頂倪

施周凌吳陳俞

高皇帝初下兩浙所徵辟宋章王陶葉吳諸先生議論最爲近古



及靖難之會方卓尤烈洪思曰方忠烈公孝孺浙江益海人建文建文間爲戶部侍郎皆死於遜國於是兩浙之行著於天下施於

土木宸濠之變于孫兩公洪思曰于忠肅公謙浙江錢塘人景泰間爲兵部尚書死於土木復辟之後天下莫不寃之孫忠烈公燧浙江餘姚人正德間爲副都御史死於宸濠方叛之始天下莫不偉之匡扶廟社天下

閭巷無不識其姓字者非獨山川包孕亦其風教然也崇禎甲申乾坤迸裂天子殉國一時士大夫魚貫稽首以就寇庭蓋自石勒

侯景而下祿山朱泚而上未有辱於此者於時聞變決志者二十有九人而浙居其七焉上虞則戶部尚書倪公元璐山陰則左副

都御史施公邦耀左春坊左庶子周公鳳翔烏程則大理寺卿凌公義渠海鹽則吏科都給事中吳公麟徵鄞縣則監察御史陳公

良謨新昌則試御史俞公志虞此七公者學不同師而義歸一致振方卓之遺徽匡于孫之不逮其所以綱維世道人心不爲淺鮮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五

也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觀木槁澤中過涉存獨立之意

猶是澤也或以蹈於溝壑或以滅其頂踵而聖人無怪又以爲通於義命者何也受其祿則死其事天澤所被以之歿身自周孔以

前已取義及此也古之君子束身事君值泰否之會必知其禍敗所在反覆陳諫諫之行則君享其安身享其榮諫之不可則君與

其危身與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箕比靖獻於身前夷齊檣骸於事後各有所取非苟然已也旣爲車絃所

繫不能自拔棟撓而壓與世俱及則亦曰致命遂志而已矣命者天之所治志者人之所治也天人交治榮於皋陶壽於彭祖不假

學問而與淵路共席嗚呼天下之大百年之內稱觴舉祝與附木榮衰者何限而苦於一決使孝子慈父無所施其禮樂則亦悲矣

當漢末造蛾賊狐鳴遍於天下皇甫嵩朱儁盧植閔貢三四書生



開喉仗臂使強寇授首於蒙街逆臣納兵於虎帳彼其才豈能勝  
於七公者哉聖神歸於上則庸劣委於下進無苞桑之虞瘁有飄  
搖之禍雖方叔召虎不能爲才是百世之下掩卷考時者之所同  
歎也今天子旣登極守高皇帝之業馴服禹甸表章守節死義之  
臣則倪公爲首加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文正次則施公得贈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周公得贈詹事府詹事諡文端凌公  
得贈戶部侍郎諡忠潔吳公得贈太常寺卿諡忠節陳公得贈太  
僕寺少卿諡恭愍俞公得贈太僕寺少卿諡未予天子旣將有特  
祠之命而武林諸子矜爰於吳山之上肇建合祠遂成崇構躋於  
同堂而伏臘尸祝之則亦胥濤所噴其英心紫陽所增其適致者  
矣又爲迎送神之曲曰幽雲侵兮白日曖蛇龍宮兮尚在笳絃吹  
兮莫哀靈紛霏兮從沛人恭桑兮敬梓回青雲兮蹈白水朝碣石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

完

兮暮滄海何有兮千里靈之來兮熊魂光江風飄兮蘭有芳翼踰  
躡兮鏘鏘斑鱗斐兮有章靈之居兮不遠曰未入兮去復反騰駕  
魚兮婉婉桂宮兮檀館燕嘉賓兮集靈苑芙蓉生兮江之湄虹霓  
旒兮雲旗靈不來兮何所思靈之歸兮撼鼙鼓罷吹兮輟舞夫人  
兮自有美土靈何爲兮愁苦夕昏兮朝曙春復秋兮曰未暮靈何  
爲兮含怒

王忠文公碑

洪思曰漳人之祀子充人皆曰祀忠獨黃子以爲祀道時  
子在榕壇語門人曰子充處元未衰亂之世其學涉博渾  
淪一歸於道貧賤淪落不改其志幸際昌期雍容講帷而  
不苟依附盡幸罵脫脫以死如子充者可謂仁矣子充名  
禕

半芝山之麓東瞰朝暾有王忠文祠焉龍谿令蓼莪徐公所建也  
徐公爲令旣奏績將行矣諸生者宿說所貌徐公者徐公謝不敢



一日僕入郡諸公坐間談祠事且道徐公遜甚至也魏給諫中嚴時以抗疏里居謂公曰然其祀王忠文乎忠文判吾漳既期可以風土倫物大有所興勵且以祈永之疏當上意得環召則是屬草也去今邇未有阼輿徐公噤噤置意中今祀忠文爲堂皇歲時集諸生頌容雅歌於吾漳源瀾甚遠且爲徐公暢風教窮海上下無復缺事也諸公聽其言又一日僕見王副憲而宏張聘君汰沃洪思曰汰沃名變屢辭徵辟海內傳聘君久以孝廉不應公車舉隱萬石山著書數百卷時方編定王忠文集行於世可數十卷給諫語汰沃瞿然曰果爾建白須讀書人而宏亦曰是足張吾漳於天下矣自是而祠遂成祠成廣延之數上視朱考亭下視劉愛禮洪思曰郡人劉宗道明初儒者也其學亦出於伊川生平愛以禮禮教人學者因稱爲愛禮先生有祠在紫芝山麓與考亭相望今舉履衡杖得相及也嗚呼考亭治吾漳不暮年道化綱紀襍於心繫愛禮與忠文同時不能鎮足坐講幄及今去之各數百年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三

都人士旁皇追趨若冀朝夕者何也人生自呱呱至含歛各視所學其學遠聲息亦遠其學近聲息亦近考亭與愛禮皆學程氏所得不同原本一也忠文少學於黃公晉卿晉卿學於金公吉甫胡公汲仲胡汲仲曰千古聖賢藉文而顯人託於道如不相及而道託於文如相語也晉卿以是湛於文章其爲文明靜淵粹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宋潛谿每見晉卿飯頃序置數十百言由根達葉常自茫然歎未聞道忠文從之游汎濫數十年馳驅燕吳困於車塵幸及風雲鼓其羽翰至使聖祖手其編詠與景濂軒輊上下翱翔嗚呼如忠文者未爲不遇矣自忠文蒞吾漳二百餘年而吾漳之文藻風槩竦肅天下卽不謂忠文興作其爲忠文開采奚疑乎忠文所論道推黃晉卿吳立夫淵源甚閎所論詩推高季迪胡仲申風雅掩映與道相麗亦皆其鄉人也士君子生幸與明清先正同



其里閭又有良師帥匡其不逮辟咄離席正容銷意卽令曰講道其去道則亦不遠矣胡仲申曰子見子充詩唯讀之不暇子充之學亦以求道而已苟得其道則其見於立言者猶其措於事業也今誰復知忠文爲求道而立言者方勝國時宋學翻瀾有志之士皆舍津筏湛深獨著以修詞立誠爲本而其相懋勉如此於以鱗翼日月乘昌運稱先鳴固宜耳子嘗過金華見其山川清淑大率似吾漳風土樹藝亦相近然自四傑先鳴而後負奇雋者不復如前吾鄉固僿於前而開扞於後蓋地道使然抑師友董率有懋故安得金胡黃高之徒起而襄立誠之事修惡池類林之祭者乎先是二年雲間何半義督學來漳中所胥學祖多羨金諸生請以真祠中其前楹以祀忠文其寢以載督學及令公之績自朱考亭劉愛禮兩祠上下巋然登峯數百步而遠近師友源瀾之觀燦然備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三

矣余不敏溷迹文藝於斯道無所聞知然幸託吾漳漸考亭愛禮之遺訓思一光大之今幸伏里巷與諸君子同時睹徐公之治聆中嚴之論湖泳前賢之業以爲紫芝天寶復與金婺爭華也不揣迂謬復述所記憶於此

王文成公碑

予觀於禮樂蓋積百年未備也夫亦待人遲久乃起其經制功德相爲近遠也我太祖定天下旣百五十年吾漳郡邑始有定制而平和一縣爲文成建置之始去文成數十年始爲特祠麗學宮又且百年而黎獻思之參政施公大令王公始議於東郊別崇廟貌所議別廟者以祖功德且正復祠禮也嗚呼夫豈其經始櫜括不遑迨此乎亦各待人智不必身出力不必自己方文成初破賊從上杭分道銜枚趨象湖時我漳西鄙實爲發軔之阿旣再用師破



橫水剡九連山東至河頭從民情設茲治則公聲名已爛然照於窮壑故公之殊猷偉績盛於虔吉收於南昌迥及破竹則皆於是始也公旣治虔中不數至嶺左然以漳西不治則嶺左右皆不得治故其精魄所注在嶺左不下虔中今自平和設縣以來百二十年絃誦文物著於郡治在崇義和平邇不敢望者豈獨其山川雄駿苞鬱使然亦以爲名賢巨掌高躋之所專導靈宇實護之嗚呼士君子諄諄講道德理義命無大顯貴人爲之屏扞前後則崑冠側岸者翻卷嫵笑之及際風雲逢特達大者跨素臣享所未有小者順民情別地利爲蒼赤數萬食報無窮雖大君子名賢亦皆不能自知也文成之初涉江從武夷出龍場樵蘇自給蛇豕與居召僕自誓此時卽得山城斗大南面鳴琴其中豈下於中都之宰然文成廓然不以此貳念獨於文字散落之餘豁然神悟以爲聲華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三

刊落靈晃自出今其學被於天下高者嗣鷺湖卑者濶鹿苑天下爭辨又四五十年要於文成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吾漳自紫陽蒞治以來垂五百年人爲詩書家成鄒魯然已久浸淫佛老之徑平和獨以偏處敦樸無詖邪相靡其士夫篤於經論尊師取友坊肆貿書不過舉業傳註而已是豈庚桑所謂建德之國抑若昌黎所云民醇易於道古者乎憶余舞象時嘗游邑中時時出巽西過瞻舊祠疑其庭徑湫側意世有達人溯源幡岷必有起而更事者距今五十餘年而當道偉識果爲更卜奕起嗚呼人學與治亦何常各致所應致治所應治者皆治矣卽使山川効靈以其雄駿苞鬱者暢其清淑令譽髦來彥沂文成之業以上正鷺湖下鉏鹿苑使天下之小慧聞說者無以自託是則文成之發軔藉爲收實也於紫陽祖禰又何間焉於時主縣治者爲天台王公諱立準



蒞任甫數月舉百廢以保甲治諸盜有聲而四明施公蒞吾漳八  
九年矣漳郡之於四明猶虔吉之於姚江也王公旣選勝東郊負  
郭臨流爲堂宇甚壯施公從姚江得文成像遂貌之并爲祠費具  
備屬余紀事余以文成祀在兩廡可奏諸雅其別廟者宜自爲風  
因爲迎送神之曲其辭曰折瑤枝兮擣瓊糜思君兮中阻饑揚靈  
鼉兮播靈旗矯欲來兮何期大江橫兮大嶺絕射朝曦兮馬當發  
招余弓兮雲中遺予佩兮木末雖無德兮心所知昔曾來兮安足  
辭露所生兮雨膏之菊有芳兮蘭與吹追鄴車兮抗嶧馬上天兮  
下土不同時兮安得游登君堂兮不得語耿徘徊兮中夜令諸生  
歌之得母以爲楚聲乎

案中夜下  
有脫句

### 周忠介公碑

洪思曰讀是碑與張溥五人墓碑知聖人  
之貴憤也帝且長寐安得五人復起乎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

三

蓋聞之聖學曰憤師風曰奮不憤白日衆寢天啟之末年上  
帝假寐奄尹吐光焚灼天下天下隳然不知所且周吏部蓼洲先  
生乃起而大呼以爲義馭之必且出冰勢之必且消狐魅之必不  
可恃嚙齒碎舌蹈死而不悔嗚呼非憤奮於百世而爲之乎嗚呼  
予觀天下治亂所託惟人與言選人而準天下其準一世或老或  
幼蓋三十年焉止矣撰言而繩天下其繩百世或闕或嘿或見或  
不見蓋寡有聞聽之者於是天地之罡氣有播於雷唇裂於電眦  
明白正告使士女雞犬蠛動之倫咸聾耳縮頸若洪水之將降蓋  
自顏真卿段秀實而後復有先生也嗚呼盜賊已成篡弒已形雖  
董筆南簡淋激丘山何當鍼芥之用卽不然彊弩射市鹿羣貫坑  
身植大殊何刺之有必如先生優游家居秉素字貞動未有婚嫁  
之施出未有容默之討舍遠瑗之雍容樂史鮪之踴蹈以爲不如



是不足以推撞逆芽振靡明報此百世而下懦士以之挺筋瞽夫聞而張目也嗚呼明哲之談古用以明若否今用以守房帷危孫之權古用以棲亂國今用以酬典主周先生歷身中途讀書滿車寔不知見險知止之爲智我無言責之爲裕哉以爲是駕道通徑奮憤而不爲也先是魏都諫被逮抵閭門緹綺四達親朋漸絕先生獨下胥江持漿飯與其卧起以女女其孫戟手逆璫及諸權貴誓不絕口及姚詹翰持服削奪歸顯貴人不弔也先生引禮法大詬之凡先生所批繩必中其隱卻又顯治之爲賊於是衆起欲搏先生先生不顧也文學士湛持間謂先生曰公幸家居少瑕罅稍袋口足免何苦共死乎先生曰吾一官敝屣耳七尺可作砥吾用之矣安能懸目以視若輩居亡何御史倪文煥以賊誣先生用削官會織璫李實論吳撫起元減料誤運指公與周繆等六人門戶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十

三

請託丙寅二月緹騎遂下下之日吳門晝晦暴風雨五日平地如浸吳中士民踴潦中爲先生號寃者闔閭巷詔不可讀緹騎索囚稍驟衆拳蹠上悉狗跳有死者公乃覓舡艇從使者陰度關公泣謝父老謂奈何以吾故累地方吾死自能殺賊勿憂公等百姓亦以殺緹騎故停詣闕率灑泣散去方是時吳中幾變吳中變則天下之咽絕逆璫亦藉是變色得稍緩旣抵獄天又大震飛石碎瓦木人畜相蹈無數公語同事曰吾輩精誠薄使天激如此吾死叫上帝速殲鼠輩無徒累諸蒼生蓋不二十日對簿死口齒盡折面肉爛不可辨嗚呼傷哉以公之精爽上感雷雨下格羣黎而不能寒一奄尹之膽彼未嘗窺書宜然諸權貴信信奚爲者乎先生始任子鄉爲福州司李甫下車典謁請詣璫宋公噴目視之旣數日廉諸虎翼悉賞長尾璫案恨甚會諸商關監門訴諸役無狀諸虎



翼縱刀矢有所洞傷民大哄瑞遂發火燒比屋劫袁中丞質其子留兩憲使意先生入候並執之先生持不動夜捕六兇畀之獄諸虎翼率啼泣請瑞出憲使自贖也卽不可當以守令代兵憲公夷然曰罪囚無赦條憲司重臣無質理必以小易大烏知之乎當事者儻甚并捕諸哄民欲平之公曰爲百姓受虐故至此奈何復戕百姓平之乎急就釋之歡聲雷湧於是瑞案心悸闔監門發疏不設動兩臺賴公自振急疏案罪狀聖天子爲毅然撤案歸諸悉不問嗚呼神哉顯皇之仁也微先生識不能使天子知一方民之寃微先生力不能使天子除十六年之醜諸當事者側目視公公亦決意挂冠通國罷市日數萬人環治而泣曰公去吾曹就死耳行李發者視城闔已悉礮石斷通路嗚呼直道之在民也義者與奮仁者與憤百草屯蒙非怒不生詩曰民之方殆視天夢夢言夫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五

憤不奮之不可爲治也以先生才挺崑白爲名銓讖拔天下賢俊稍隱忍報天子不乏而先生若此者豈得已而爲之乎張復之曰以李杜自處猶恐爲胡趙以胡趙自處何所不至當李杜時士紳猶在楯陞奄尹不過中令而枝孽放濁不可居忍諸賢驚創發摠懲治之恐不及而後世疑爲已過其立心可知矣微先生千世而上乃使李杜孤行先生事父母極孝病服養不解帶屠喪毀不勝不以貧故受一釐之饋在吾鄉五載日惟市一蔬旣秉銓歸四壁蕭然人稱之曰冰條先生歿不一載而聖天子出逆黨殛死公獨得贈卹異等謚忠介三世皆太常卿稍酬往者四世未葬之勵士民間者或泣或歌詩曰旣克有定靡人弗勝諒夫銘曰

汝南家世代有嶽崩非曰矯飾好是正直澄流礪砥義波海激誅觀破柱各視其力以訛默容以極反側上帝眷之駢蕃追錫膺滂



歌過浩瓘寡色惟孝作忠惟名副實樹百世表爲千古式

姚文毅公碑

嗚呼堅龐氣降濬發之茂不迫殷周其道德豪傑之士皆驟起無所承自有漢而然矣間有之隱陸蟬綿印浦之數可得而稱焉若吳門姚先生世有懿徽發爲文章褰口方舟沐浴天下予聞其語嘗見其人矣先生諱希孟字孟長有虞之允也明興有祖榮者擇配黃盛年而寡高皇帝首以飭行風勵天下旌其門史臣蘇伯衡爲之作頌於是姚以義烈起家二百有餘年文太君始毓先生先生淵源明德值貞元之會卓成名世宜其然也榮生華卿亦以節孝稱華卿生叔威叔威生梅谷梅谷諱翌始著高隱翌生畸艇君丞丞生白堤君厚爲沂州判官厚生五涇君圭爲武陟令三世皆明經不樂折腰而畸艇以吳文端公婦翁嘉遜以老蓋自梅谷而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美

然矣古稱戴禹宗測皆世遐舉爲有嗣異人是唐子畏所爲梅谷圖者也五涇治武陟不二年致仕筮室施生穎庵公汝轍爲南國子生以先生貴贈如先生官武陟之捐子舍也贈公年方十四毀瘠踰禮旣娶文太君是稱母師實舉先生先生未週歲而穎庵公辭世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雜哺又以征徭之累從父借辦穀弛擔施太孺人抱先生躋公堂對簿是日先生正週歲踞堂上弄鉛笑視施孺人孺人歸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堂上人旣三歲疾疢幾廢矣諸大母衛之哭忽一夕閭庭中聲訇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瘥是所謂大鳥覆翼者歟自是歧嶷善占對異於常見外公文衛輝公以小府致政歸太君數攜先生依外家見其先世縣籤積軸輒別識位置不爽衛輝公每肅容輒呼先生出周折爲儀詫客云是吾宅相無雙也



於時相國湛持公甫總角爲諸生長先生僅六歲以甥舅篤朋歡  
衛輝公嘗云姚孫與吾兒異日當比珪廊序雖湛持與先生亦自  
謂吾甥舅於當世有二無兩也湛持公旣蚤登賢書困於南宮凡  
十九載先生始舉於鄉兩人相視謂吾甥舅如檜柏旋葉無殊共  
飽霜雪耳及巳未先生登第湛持後三年亦大奮去二公之於學  
同業識同趣操揀同勵品藻同旨音吐同徽體質同瑰而先生文  
采沈馥騷雅合致包裏六代邈乎踔舉矣先生旣登第當選庶常  
諸前輩咸以人望推屬先生獨私念在東觀當三年倚闕如何又  
東事方棘諸肉食者日發帑南下誼不得以一言貽母憂且需次  
補廷評之籍而太君獨發緘鼓先生讀書先生於是鷹選也明年  
具版輿迎養京邸而東事亦稍靖冰玉之供爲熊丸解瘳韓蒲州  
劉南昌二公每見先生必竟日宗社大計盈庭未發者必先咨先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

三

生楮落翰飛都人競誦於時楊忠烈公入爲給諫左公光斗在臺  
班與先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旣有缺陷止此方寸間缺陷不得  
耳及庚申七月神廟遐升光宗卽位甫旬日違豫內醫崔文昇侍  
藥無狀浹月遂稱大行中外哀慕又有停封移宮諸恙事忠烈先  
後發疏皆從先生質疑義先生亦匡直不辭云故事詞林與言路  
踪跡微疎先生獨謂青史法從離若蟬翼卽後世誰從明其若否  
者旣授簡詞爲史官於兩朝實錄多所論定於時名賢盡起田間  
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王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  
湛持以鼎甲領望與先生翺翔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節日夕  
講析首善之堂商古推今或值先生未至諸老必喏然若失也先  
生旣道廣折節下士賓從雲歸顧慎許可門無臆刺又每出東西  
坊必遣蒼頭報太君食寢數反乃巳亡何湛持以建言歸王荊毅



馮恭定先後去國先生念太君初喜檄又巳丑實錄未就不得發片語與渭陽偕甫居一年請假歸而時事大變諸君子感感如漢臺平間矣里居既二年逆魏愈煽楊忠烈再疏討罪萬工部捶死而逆魏手滑先生與湛持日夕惋歎周中丞起元引賈彪事勸先生北上先生曰吾不爲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之爾志行沈篤禍必不及旣抵畿而楊左併禱忠毅忠憲同日解職舉朝汎汎方頌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先生以仇夫人筦箠未安勉就房考是乙丑二月也考竣所獲如陳唐姜閔梁馬岳楊悉天下名士一時罕倫先是冬黨禍已發諸君子就檻車纍纍無一免者先生出對友朋疑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覺外間有異疾日飢遂不起先生三日絕水漿扶柩出國門跣走哭趾血目腫舟行至淮上見邸報知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三

奸人受逆閻旨已得削奪之命先生入撫棺泣然出曰經年來皇甫威明之恥懷之久矣今成吾志又不於親存日奪捧檄歡是天之厚吾親也星馳歸卽金涇阡之旁誅茆作丙舍廬於斯金涇阡者先生所葬潁庵公予爲之作碑者也於是緹騎四出銀鐺相望先生念袁夏甫在土室中穴垣視母繫我獨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爲呼冤掉旂尉殺之當事者愠欲遷禍於湛持及先生先生數擬從三閭之後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巨測僅戮五人餘寘不問先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緲幽探林屋自號閩生道人閩生生之餘也先生初號現聞與內典通旣以多難奉母故彌精於竺乾之言前輩中涉獵是學者稱內江趙公先生才似內江顧內江用而先生不用則先生閔深矣丁卯秋熹宗不豫逆璫謀變先籍海內清流五六十人欲勒自盡



先生名在籍中事未發而今上從信邸登極海內始慶更生不月餘誅逆瑄毀天下所在逆祀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官知制誥先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拔誠悟主又善爲言詞嫺威儀法與并致每出班黼展必爲改容諸前輩咸心儀先生然諸奸人謀翻案甚厲閣中諸老以次罪去又適口薄城諸不靖者借爲風雨值枚卜遂罷會推拔錢宗伯之腕先生心非之也湛持又有所排擊不動於是銓輔構難欲先去先生次及湛持公庚午秋典北闈而冒籍之釁發攘柄者猶以冒籍不足阱先生遂移冒籍而誅文因下二武生獄久之獻上先生以宮詹坐鵠秩嗚呼是足以快箕舌掩文昌矣猶慮先生以文行被主知恐一旦發夢迺陰摘先生講章中語腹夷之深先生弗知也嗚呼先生於羣小豈有誅觀之威破柱之痛而仇猜若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五

此哉不過謂先生才耳先生才而用則諸番徒悉不得用諸番徒不用則此僣蔽蔽者率枕籍就死故其極費如此也以予所見則先生才悉歸於道先生爲文章韻事包燕納許搖筆傾世而未嘗以是自詡一也先生與人交無大小先造驅車肅客不憚寒暑見一善事及閭巷媿蹟輒手記咏言恐忘二也徑草蕭然木瓜不入寶歸如水竿牘不出三也儀觀如神明而不作貴容不作介色謝諸紛喜四也自宗族閭里嘗負我者率德報之未嘗頌誅一事五也天下才人率以是五者傾敗而先生無有顧以才詘何也予從其長君宗典見癸卯歲發願文謂之五律一曰十不忘一曰三勿起一日六勿言一日五恥一日三長率蚤悟合修權借慈嶺實歸洙泗蓋與湛持公栢葉及之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奠楹湛持公實紀其事不十餘日湛持公亦去陶陶永夕是之謂矣蓋自公逝



而岸谷屢遷又有甚於曩時者嗚呼公生已卯卒丙子享年五十有八元配馮宜人繼王宜人子二長宗典國子生次宗昌縣學生蕃衍子姓備家乘中且葬爲之銘曰

一言幾道貴於玉積玉盈腰安所支千言幾道貴於穀積穀如山安所貽清闕之堂天爰立額壁眉奎南斗入絳趺之館天旁求駿軻服孔連春秋天之相人文行耳人之相天何異是上帝精微達相理現前大麓納芥子諸種種者已如此不朽之言但皮裏玉書萬年託石史

### 蔡梅巖碣

洪思曰人但知梅巖爲本朝名御史不知其爲仁人孝子也余初收文海外舟至鷺江逢其諸孫逆旅中因得是碣且爲余道其祖善喪柴毀狀歸著其行於孝史天下盡服公聲名唯黃子獨重公仁孝公謂黃子必知吾行諒哉

蔡參知梅巖公旣林居三十餘年名德被於南服自嶺嶠上下稷

###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

四

鉅負販逢漳人必問有龍巖蔡公者蔡公爲御史持繡斧直道自命服雷行雲應爾顧天下亦多御史安所必道在巖顯者蔡公卒告其子延曰吾死誰誌吾墓司馬許少微吾之畏友梁山黃道周

雖少必知吾行嗚呼臧辰之賢穆叔誦其不朽晏嬰之賢史遷願爲執鞭異代尙爾何況同時僕旣生晚不獲躬奉杖履然早聞薛方伯道譽

張福永曰謂先王薛士彥子未爲諸生時方伯已歸談田間日與門人講學于梁山之麓黃子頗從之游

謂其志義卓然人表今見其行事良然方僕初仕公已大耄天子苾疆場之務追念柄臣復故相江陵

洪思曰謂張江陵居正也

之籍於時林皆

起草家無縣車公飄然絕意津路顧以江陵厲餒四十年僅乃得雪當

意公時在雷陽見其子在戎所備楚爲疏請寬卹上十八日不下中貴人傳旨詰問事不測公坦然謂吾自爲聖明廣德耳如欲衆



手者豈必雷霆之下乎自公疏出而後稍稍爲江陵寬者

洪思曰此時誰

不怨江陵者方見公之不爲已甚蓋仁者之惡人非不仁者之惡人故仲尼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黃子所以服膺於梅巖也

士大夫亦卒以是美談嗚呼爲名御史甚易爲宰相殊難宰相得失問御史天下成敗問宰相察宰相得失易察天下成敗難自江

陵后吳門太倉亦皆負洪流籌量百世顧一爲珥筆點摘則已矣

公與吳門太倉半然否而顧皆無所倚柱常對客言士君子不欺

其心則無怨於人犴角尙碎金何況正人之骨乎自公爲御史一

按吳一按粵在吳中劾西宦侯籍民田千餘畝築堤銅陵稱蔡公

堤在粵中戢瓊海諸酋撫綏三饒使嶺外偃然凡粵中人鑿井上

梁輒誦公名以爲鎮福僕常過粵中遇行人無端皆稱龍巖來則

俱以蔡公故天下亦多御史行部不半載何所離屬百姓若此者

公遵養十九年間念粵民出督海南學倪旄騰歡謂今日猶見蔡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聖

公旣轉參政一日請告歸粵人攀啼舟膠不得發粵人卽甚醇亦

獨爲蔡公區區也公生甚蚤慧嘉靖甲子中鄉試年未志學甲戌

成進士授中書未及壯爲御史聲名動宇內以不能要路棲遲數

十年丁未擁節嶺外又以事去是於功名之轂亦可謂不炙也顧

自天下名碩南服士庶無不抱公如蜀者矣必巍卿乎公筮仕卽

著一書爲日省錄題其端云勿負君親不玷冠服自是每事必書

朱墨以自考者五六十事德安令公甚孝丁二艱哀毀三年與

禮終始可謂世表矣公諱夢說其先莆人有子四人叔君善文章

所爲行狀甚綿至僕不復文爲之禍曰蜿蜒巖阿唯其高矣湛滅

瓊陽唯其遙矣橘頌蘭組洵練要矣堯仁舜恭吾安巢矣嶺海之

祠夕而朝矣直道之在人永不彫矣視我蔡公神所勞矣



洪思曰大夫父子皆迂曠不合於世大夫年未四十而賦歸來日浮一艇濯足南谿之上扣舷而歌無復仕意雅自比張志和故子亦以此意表其墓云大夫之喪子哭之日嗟呼紹和初亦告我造物相迫必爲山人紹和荷見國事之日非遂謝公志未爲闕也

出漳西三里許有張家山古木數百章泉流其陰岡阜如宮堂紀

相屬蓋爲張大夫墓云大夫者今聘君汰沃先生之父萬歷甲戌

進士爲太平令稍遷鎮江同知則皆以文章故失權貴三十六輒

林居蔣少宰張福永曰蓋漳上蔣道力孟育有張大夫傳所僦爲迂曠之性逕直自遂

者也大夫歷官不五載林居三十年無所置田宅都邑貴人稀覩

其面顧海內但云大夫嫻於文章嗚呼天下固有嫻文章躡於吏

治者乎大夫所爲治自太平至鎮江父老猶有去數十年至今談

之淚下汝瀾者大約清靜得蓋公之說也聞之張氏之先有遯叟

再世而昌爲比部公緯事孝宗爲尙書郎自是七世第以學顯至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一

望

神宗中大夫始與兄廷棟先後成進士張氏蓋已數世爲文章以

至於聘君也余蚤歲及奉教於大夫初晤次述班馬之同異揚荀

之優劣河漢乎其言也旣出其所爲文章命余屬之則筆擣然已

常過其南谿舟中撐篷入顧誦述如曩時雍容終日扣舷而歸有

志和太放夏統太傲之思嗚呼此其人豈復近代中求之乎大夫

林居益嗜古蔣少宰高太史鄭司農徐職方戴侍御時與聘君爲

元雲之會張福永曰時汰沃已謝公車蔣孟育高克正鄭懷魁徐鑾戴原皆休官歸結爲吟社之游而林深州德芬陳宜

興元朋陳伯疇汪宗因就大夫所居側度壘游焉大夫暮年益元

澹自遠歲時從南谿歸頃輒去濯足中流哦詠自適凡聘君高蹈

脩古與時俗殊尙亦其稟受然也大夫名廷榜字春宇生嘉靖乙

巳卒萬歷巳酉享年六十有五子一名燮字紹和卽汰沃先生也

甲午舉於鄉至熹廟間不應公車歸隱萬石山櫬戶著書可四百



卷屢徵辟不出稱聘君焉聘君有子名 壘字凱甫十歲能文章十八而殤大夫猶及見之凱甫少小從余游著麟角篇十卷一時稱聖童焉侍父出覽天下名山歸著舒節篇十卷而聖童之名滿天下矣後大夫數年卒然而大夫猶及見凱甫也洪尊光曰先是子墓誌屬晉江何司空葬有日矣而何誌杳然汰沃乃請子爲之今漳上猶存有張大夫墓誌一篇是也甲戌九月將襄事而何誌適至子欣然以爲吾不若何之簡貴也遂改爲表文文義一同前誌唯首尾差殊耳今當去誌而留表不宜俱存也

### 徐隨州墓表

洪思曰蓋儒者徐中明也以才節仕烈皇間死於隨州甚烈故今人稱之徐隨州猶唐人之稱張睢陽也甲申二月黃子在石養墓下諸子固才士龍越數千里來乞銘黃子旣以才節表其墓退謂門人曰徐隨州儒者也

與才微節則貴節與節微才則貴才樗櫟之隕嚴霜行者不弔過者去之厲風而摧松筠鬼神爲之旁皇天地爲之低回徐中明死於隨州人皆曰惜也中明之節也予則曰惜也中明之才也以中

###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聖

明之才生於盛時雖百十日可了數隨州顧當崇禎之亂以百十日之隨州了一中明惜乎中明之才也中明性孝友敦尚禮教時復跌蕩出氣誼少時喪母以祖命喪娶獨持枕塊卧聖廬不見襖衾鄉間傅之及爲博士謁選歸道間司馬公疾六晝夜走二千里侍湯藥五日乃屬纊以遺產分七弟捐其祖宅讓仲子自取磽确卽司馬公亦以吾兒爲難能也方傅承嘉時葺學宮清塗租爲秀才請生母喪辭豫闈之聘粹然成一儒者及爲重慶司李釐剔任勞怨所視大小獄囚疑誤者立省釋之至九人初下車諸商行戶以成例爲請公麾之曰去勿愿乃公乃公無所事成例爲也每下視庫絕宴饋一時風紀肅然江水之間左道妖民屏跡方外諸辭訟悉就治審結一歲聞請銷至七百餘件渝州之民僞寔謚焉方是時楊武陵爲督師張福永曰楊嗣昌武陵人以專情起爲兵部尚書上均輸事例當上意遂兼東閣大學士



爲督師時嗣昌丁母憂才五月天下非之所過輸餉緩五日者以尙方從事檄到日椽

吏惶懼公夷然命取倉穀四千石碾米以待若無事者其平買起運悉取農民自認以多寡輕重別其功紀商民晏然故渝州政理爲天下最也臺使者從理取遺才欲用兩賢令公從簾下爭之晷移一尺使者悟乃止公旣翫不善事要人彼中司銓者忤公考選俸將及輒遷公隨州隨自丁丑以來再破矣煙戶僅三百渝人士留公者車塞於道兩臺欲爲更請公謝曰王途多難非臣子辭難之日且吾不往又誰當往者持襪被歸詎司馬公於墓曰見此行不反矣諸宗老強留之信宿不可盡攜家資入隨州以庚辰十月抵任抵任之日方巡城有馬從北來云有大兵公於是繕一室城樓之隅曰吾寢處於是矣明日果有周帥持兵至號數萬索芻饌甚急公局城誰何之兵大怒詎出公乃開門出見周帥曰隨一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四

孤城自癸酉以來無歲不兵又饑且疫何所得應急周帥聲色俱厲噪者如虎公笑曰吾向在蜀作監軍士不敢譁今朝夕監爾命且下矣誰健者周帥氣懾夜遁去於是悉以家資治戰守具豁荒籍募死士築馬道製火器明年二月賊陷襄陽乘勢欲東四月破信陽應山德安遂以十萬衆壓隨境公約諸將歃血死守公次子梁自守西門募人乞師而巡道持不下越五日力竭公猶嚼齒從南門督戰墜北門入公迴蓋接踞馬上罵賊鎗正中面及斫鼻眼猶叱叱不絕口遂支解死梁至哭父屍賊亦橫斫驅去齧死公妾趙幼女申姑及婢僕十八人皆罵賊死明興昇平二百七十年驟中寇死難之烈未有如此者也錢宗伯曰守隨之事與睢陽異睢陽江淮之前障也拔雍而扼睢僅可以保江淮隨承天之後翼也越隨而保郢則無以蔽陵寢公以死守隨隨雖破而寇力已殫陵



寢晏然隨破無復守隨者賊再至漢東而承天遂陷故公之以死守隨功大於張許而諸道之不救隨罪浮於潮琦嗚呼知言哉公諱世淳字中明南唐吏尙書鉉之後宋學士適從廣陵徙盱眙南渡後錯居海鹽山陰其後從外宅居嘉興明興有竹谿公仕粵邵金再傳學周爲雷州同知生必達兵部右侍郎贈尙書皆自有傳公其長子也公慎交與重然諾有季布之譽與嚴卿仲孚屠生交終始不渝仲已通籍嚴夭而屠隱公在渝州念屠親老購良材貽之材至而屠破傳者以爲神贈在長安以百金質紫貂裘家童不戒誤熱坑上懼甚公怡然曰誤耳奚恐竟倍償質者其器量如此方淑人之將舉公也雷州公夢文宋瑞至旁植一幟曰明忠因以明忠字公司馬公又曲呼之曰中明復去心焉蓋五十七年乃驗公中戊午舉人先娶戴相與甚莊生三子長森次梁及彬梁以節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聖

旌而森以才顯繼娶包仁和包憲副女生一子棨俱有後公之邁雖年五十有七贈太僕寺少卿輿祭葬建祠蔭一子入監讀書錢宗伯深以是卹典爲靳也嗚呼隆殺何常亦顧人行誼何若耳世有隕師自斃都上贈食金吾取徑累代爲綸扉宗社逃死者矣豈足道哉豈足道哉爲之表曰是明隨州知州徐中明之墓其魂江漢其魄茲土是以才節墓不以宅兆墓故其魂魄浩然表於千古

贈考青原公墓碑

謹按道光七年丁亥漳民有鬪侵口石齋先生銅山城外先學者是冬口先生祖墓前後石苔結成黃山黃界各兩字餘作黃字者八九處郡紳士原記以詩奸謀遂寢嗚呼足先後裔式微孰能出而爲九原禦侮乃鬼神阿護之靈乎忠孝上格於天雖百世不泯也

於乎是我贈考青原黃公之墓於乎公履仁導軌隱德藏器迺不於身於其來嗣於乎公逝蓋十八年乃應錫命明年乙丑文母旋











馬公每從千里外奉慈諭審踞甚恭予乃喏然歎賢者之遠也蓋將以是導順銷萌於天下歛福極以奉天子是洵所謂張仲其人乎何必獵□之云予因從司馬公得太夫人內嬪作許太夫人傳許太夫人者磁隱君碧溪公女碧溪慎擇璫而歸於洪川公洪川公父克齋篤爰予以洪川爲其兄後時洪川尙有弟及弟劬洪川意殊惻欲歸克齋問許夫人曰父命也又承嗣父懽既有年誼無所別於諸父乃并稱兩父以生父之產散於族人迎其生母及所嗣之嫡母養母爲一堂承養無間君子謂之道謂其承祖也不以弟劬違父命不以正父後遺嗣父後不以嗣產掩父產時夫人歸洪川公十餘年矣每事取裁公成而衣之已舉司馬公及二弟家亦稍落洪川每鼓篋歸問家政夫人不置築口授如晝間談諸族人非意相干夫人第曰謝之勿以是失宗族歡諸姑姊未成立者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哭

咸從王母喚媪成之姪女早孤凡服食撫視必先已女其治奩視已女爲豐晨起任機絲軋軋至夜分不怠持筆影視僮婢後者鞭之飼鷄馬粟棄地者立譴於是家人嗃嗃咸稱嚴師子因誦敬姜氏之言也夫豈有社賦辟愆而然乎楊誠齋身爲轉運其子亦爲粵牧伯夫人羅常於圃中種苧課紡織至八十不衰蓋自敬姜而後有羅耳今洪川公身領專城司馬公都上卿而許夫人恒有絺綌絃繩之思異於今所爲都君者矣司馬公初爲蕭縣逾年調秦興獨與太夫人俱太夫人念輸輓煩重諸逋負者銜瓦破家約司馬公搏畜至三十金當爲民買漕米紓其力司馬公踞受教積穀舉贏佐以雜碎上下之凡二載可數千金代民買漕米五千石免下戶徵輸一日舉簿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而今眞吾兒也卽如

孟仁躬結網捕魚作鮮吾食幾何卽不作鮮蟹社之釣者亦宜望



腹果乎司馬公旣起家拜瑣垣奉太夫人板輿入長安夫人旣曰  
而能自作官吾歸執家樣自是夫人皆家居與洪川公陶陽齋眉  
諸孫甘許人日就訓討常示諸孫云爾能讀且讀耳不能自牧毋  
効人畫虎刻鵠也見穉子擊毬黏竿放風鳶弄車卽怒不視曰入  
田觀稼從小看大奈何聽孺子逐逐耶司馬公旣領兩粵被覃恩  
獲三世封太夫人猶瞻瞻於二父三姑曰并封乃成吾婦事又貽  
司馬公書曰寵不易居尙慎爾載此兒循牆之日也吾日飯六七  
孟間視女奴浣衣補綻無煩內慮亦無所需南海之藏倚獻此其  
人雖敬姜奚加焉爲之贊曰天閔彤管隆於翟芾慈儉之寶其勳  
之率譬車大載爲鼎有實舉案由房曰宜爾家諸于六珈以承三  
姑厖眉載勝受之王母位我碩人以綏君子曰維六行上帝所眷  
賁桂攄芬南極司券何必執經尙而升殿

案此篇爲磁州舉人張  
錢家藏公爲其高祖母

哭

卷五百二十一

乾坤正氣集

立傳手蹟卷子同安劉縣尹宗成宦於畿輔得見之錄稿寄示亟  
補苴之張司馬際勝國鼎革之後養母機園以天年終其子亦名  
進士官至祭  
酒附識於此



黃石齋先生集卷十五

明黃道周著

涇縣潘錫恩抄

施忠介公墓誌

崇禎甲申之難諸君子負氣節砥名誼無不死者而浙東爲多張  
示曰甲申之難浙人之以死殉君者七人上虞則有倪尙書元璐  
良謀新昌則有俞御史志忠  
之  
碑  
 浙東故多君子而四明施公治吾漳其聲迹獨著漳人聞國難

則悲愴相告曰宗社則有事施使君其死矣已而果然信其教也  
 公死時猶在東長安門聞先帝退升拊膺慟哭冠帶伏闕題其几  
 曰媿無半策匡時難惟有微軀報主恩遂投繯死僕遠解之少耻  
 厲聲曰若安知大義更進毒酒頃之九竅血裂而逝嗚呼方公之  
 在銀臺坐子株連罷去洪思曰黃子在詔獄時公駁徐仲吉救黃  
 子疏曰寬以俟之仲吉疏又上公又駁曰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一

一

存此議論仲吉疏又上公語之曰吾與石齋先生交最厚故不欲  
 以過激憤事若奈何欲速之仲吉復一疏上言公亦未嘗以臣言  
 爲認不過畏罪患失遂阻千秋之論饒忠義之心墜聖代闕門之  
 典然臣頭可斷臣疏不可抑也公乃二疏俱上烈帝怒公不卽糾  
 參且請寬以俟之存此議論是何瞻見也及再召轉南通政陸辭  
 仲吉乃延杖一百下詔獄公亦以是罷去  
 疏四大事深切時政當上意已出都三日遣中使召還上面諭曰  
 南京無事留此爲朕任諸要務因賜酒慰勞之推少司寇及大司  
 農不下明春擢副憲公自以特立承主知無所圖報又寇警已迫  
 樞密杜門匿牀下宰相團鑪而取錢度必死遂先一月遺書辭家  
 人曰吾身業已許國脫不虞不必哀若及賊至屢促張司馬厲兵  
 固守飛檄召外援至動色叱罵而去亡何遂有三月十九日之事  
 嗚呼張巡雷萬春異人者乎厦傾無所用一木爲猶憶公之治吾  
 漳也五百里內部伏情弊無所不悉又能知其里貫姓名每有盜  
 發輒曰此必某也著某捕之立至無有贓者治郡五年爲監司三



年諸貪墨之吏率解綬去無賴子弟扞文網者輒付之法無敢怨者方李崎亂時闌濱海幾遍援往例請就撫公力持不可與鄒中丞璉悉力定之海外以安及劉香披猖鄭師幾爲卻步公繫其母錄其徒衆誘之海隅卒授首焉凡爲漳築關城鎮城三兩處皆不費軍錢民樂趨之應時而具余嘗謂公以公才任督撫一二年可使盜賊駭散邊圉不驚公因以病咯咯不樂外任也已邕從福建方伯入爲光祿卿振甌剔蠹革中官占役者所有以數萬計會上供米泄蚌請薙折白糧以佐司農中官訾其狗情議奪糶顧終不能違也初公在工部時魏璫正熾以礮驅諸曹就已無免者有詔委公拆北堂尅日完工計當以侵損爲罪忽狂飈起北堂盡落公得脫然時督琉璃墨窰二厰馬璫趨作獸吻欲依嘉靖時舊式公若無所得夢神告以南方數百步沙土中備有之晨起發地果然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於是稍遷屯田司郎中而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乃請降俸領漳郡去嗚呼公不死於璫而死亡於賊不死於殉名誼而死亡於殉社稷昔之殉名誼嘵嘵儼儼者今皆得指之爲奸邪門戶而公巋然獨以千古不死名子至會稽弔諸賢者聞其內行孝友甚敦至嘗買一婢入門聞其姓乃同邑侍御任雲門之女孫幼賣於史氏公爲泣然曰青蓮有女以異鄉流落吾安可以此辱先達之裔乎遂具衣冠告祖廟命爲次女擇婿嫁焉洪思曰今公臣於爲義一日見婢掃於廳事至東隅凝視擁篲而泣公見而問之婢曰此吾先人任御史之宅也吾兒時曾墜環於此不覺懷恠耳公卽分其嫁女之資擇土人而歸與魯庶常太借同年庶常卒於之惜未及告廟命爲女一事之佳

社稷故其顛末與文成忠肅張福承曰王文成公守仁餘姚人于忠肅公謙錢塘人王于皆浙人耳似未易與公死社稷爭烈也爭烈也公諱邦耀字爾叟號四明萬厯己未進士生



於乙酉繞甲始周元配虞贈淑人繼金累封淑人子欽邑諸生金  
出公之先明興有高祖信爲漳平令再傳爲雲龍公是生承雲公  
皆以公貴封參議大中大夫宏光元年已得請贈諡卹典有加且  
葬矣爲之銘曰四明嶽嶽蹈古矜俗遇煩能斷當軌不辱治郡之  
才逾於趙張使總雄職厥有紀綱初懷愠情終則無悶天傾難支  
驥老益奮唾司馬面挑中貴手恨不乘鉞削此亂醜垂言蓋棺風  
雷生哀嗚呼萬年其誰不懷

### 左忠毅公墓誌

洪思曰制科之士唯知作官何知國家有婦寺崔呈秀輩  
方幸國家有婦寺則官易爲也五虎五彪幾亡人國傾危  
如熹宗間非有楊左合二人之心血合二人之聲名復合  
高魏周穆諸人稍稍與之爭而國幾頓矣故倪文正公云  
當昌啟之世侮楊  
左猶漢曰李杜也

夫持危定傾之士併其心血與天地爭勝驥不能勝天地而天地  
乾坤正氣集

### 卷五十二

三

亦卒不違之昌啟之際國家遭於大阨光宗臨御未逾月龍軒粹  
變中外旁皇諸閣老竭力常恐不支左右顧重惟二臺省二臺省  
者楊給事公漣及左御史公光斗也二公定危疑植大義聲名相  
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學政特闢方庚申八月紅丸禍起楊公以與  
顧命每事商公公恒造膝未嘗不慷慨流涕也諸老聞大體以婦  
寺名愛新主未宅宗而李選侍趣大封據乾清宮聲言欲垂簾決  
事上居慈慶從乾清取本中外沈沈視二臺省發揮公見事獨早  
持語甚厲每云上年十六不宜託婦寺之手內寺時時謂必仗公  
及諸臣疏請移宮中使橫馳索左御史謂左御史主使公立墀下  
簡殘彙付楊公曰斗命盡於此選侍不出乾清宮斗亦不立螭頭  
之下蓋後二日始移居別殿而諸造逼脅陰射者日益聞賴上持  
聖母陳陳一語未變也又數年乳母容氏寢用事羣小伏其門鼓



魏忠賢與對食甚歡漸闕朝廷事公歎曰此禍成倍於他日矣於時南樂始柄諸老先後罷去公爲僉院與總憲高忠憲公掌科魏

忠節公張蔭承巨諱高存之攀龍魏孔時大中也忠節一作忠介非是歡南樂偶失儀魏公繩之

急而崔呈秀適回道公與高公核其貪呈秀窘甚竄身於瑞璫燄

遂不可撲方楊公暴魏璫二十四大罪時璫意微創也羣小爲之

畫策曰去是數人者萬歲矣於是卿寺有名目者迹盡削而公論

南樂及三十二斬罪持不下洪思曰今名臣言行錄言楊忠烈二罪之疏繼之未上而謀泄即十四大罪之疏上公亦草三十二斬

矯旨削奪歸類與此異何也居數日有旨削奪公持襍被策蹇出

國門羣小遣邏者露索見公蕭然意阻也而移宮之禍於是并發

謂移宮謀出王安諸臣藉王安攻魏氏無當乃據一中翰引交逼

律斃之矯旨逮諸臣而楊公及公爲首公引楊椒山及滂母事別

二尊人從容告諸子弟曰幸讀書勉爲善勿以我爲戒諸鄉里倪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四

旄奔走號慟或數百里外謝不絕至黃河乃反既下檻車抵詔獄

勒贓二萬敕所在繫家屬比追而公與楊公已同斃鍛鍊之下時

丁卯七月也嗚呼天乎太祖高皇帝手滌日月有大功於天地其

謨訓嚴肅度百世非婦寺所能亂有亂之者不數載隕隕然既二

百五十餘年天地假寐太祖以其靈爽驅策二公奮擲譽洪思曰

暴非譽音庖呼冤聲也呼以寤天地有寤天地者太祖不惜以其聲名袞耀

百世而公與楊公是矣公之先有左難當者爲唐帥封王廟食於

涇明興徙於桐世有隱德至公乃以丁未成進士起家中翰癸丑

擬授西臺已未命乃下巡中城捕治諸銓胥假印質官者銓竇爲

清旣領屯差上三因十四議以爲屯之廢在不力田不力田在不

知水利不知水利在不知勸相之方請以屯田一事另舉核又言

募民墾田數挾勢不能久宜倣漢力田科使州郡以田爲殿最且



使人自爲屯立屯學補屯博士弟子江南富商子弟願懇田膏其  
衿者擇便自効方是時諸璫有矯東朝令旨索嘉靖時絕莊頂償  
者公正辭拒之璫弭耳去東朝亦不得怒也旣改理學政北人視  
學猶視田食者不力公以典屯視興學不力則不食之也凡闔卷  
自熸火達夜或謂其已煩公愀然曰吾嘗食報於此矣誼不以鹵  
莽芸人且使吾子弟於此邁邇也蓋自公之理學政而北人興學  
猶南人之興田又以其暇日闢射圃親課射請開武學布經武淵  
源於學宮故十數年鄉會教射及小學盛行皆自公發之鄒吉水  
張福永曰謂鄒忠介也名元標吉水人嘗言三十年前京輔不識  
爲御史以論張居正奪情廷杖譴戍稻藁比來薦草西地左滄嶼之力也某嘗過京東諸州縣問長吏  
及諸弟子二十年來督學誰廉能者皆曰左公公不受薦不受  
謝薦亦不薦受謝者左公卒以是廉能死而羣小猶欲追謝薦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五

賊夫當漢神爵甘露間道稱極盛趙廣漢韓延壽爲京兆去天子  
尺五治皆犂然當於人心一旦坐畫旛幟龍蛇與丞相攻訐伏歐  
刀輦轂之下無敢爲白者是猶曰奮湧使然左公謙約以冰蘖自  
治輦轂之下尸而祝之卒不能以尸祝勝臬詎嗚呼豈非天平公  
與諸公破不數月而烈皇出魏璫父子凌遲死諸彪虎各正法誅  
楊忠烈周忠介魏忠節高忠憲俱贈卹予諡而公與周起元繆昌  
期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袁化中等各贈官議諡有差又  
十餘年而公易名之議始定洪思曰公先止得贈太子少保廕一子後始諡忠毅故人爭  
勝之會雖聖人不能自持也其勢決者與之挺白其綴長者與之  
遲久挺白之與遲久天若睨視之以得其當則羣天下俊傑無所  
用其智力故謂羣小能操鈞繩掣人於先叟人於後則亦與羣小  
之過也公諱光斗字共之別號滄嶼衆稱浮丘先生其事親孝處



兄弟友律身嚴教人以寬在鄉黨無間歿年五十有一既得祭葬逾十載天下能言之士多爲之銘者而御史三山公又命予銘之爲之銘曰千鑠貴斷借華貴峻非爲德報亦植厥性斬此蛟蛇射彼虎兇匪爲命故不敢逃死千鈞之轉僑於跗石支不壞者其血豈碧膺滂絀後固喬艱步豈若否傾遂逢泰主湛漢之波漚彼淵壑日月飛湧以照璠玉白爵黃芝隕星射昂匪獨關西偏彼大鳥直道之彰以鼎以鐘子子臣臣錫類安窮

### 馬忠簡公墓誌

洪思曰在魏容時漳上之有周馬猶吳下之有魏周也人謂魏忠節之死也周忠介以女妻其孫而亦死周忠惠之死也馬忠簡以女妻其子而猶得不死人咸以爲異吁長者於夫故天子憐其朴忠忠簡一號婦寺皆怒言六不便直於忠惠而忠惠之死也死於道學忠簡之不死也死於長者几羣小之怒道學甚於怒長者此黃子爲周馬二公銘墓意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六

劬思馬先生者具至性抱痛明發自西臺登三事常衣布素茹淡以志所思視其人惟樸長者也然遇國大政衆睨嚙不敢出口輒明白擔荷不辭方萬歷末載□□遼瀋甫窺河西經撫交掉不力并驅入關時論久未定公在臺主讞奮筆曰爲邊臣聞寇至無逃有死經撫俱喪地躲身又何所短長乎天啟中年璫魏始煽保客有鷲洪思曰謂逆璫魏忠賢與保姆客氏也時客氏已稱奉聖夫人矣乍出宮內旨趣之甚悲慕廷臣疏上輒切責詆欺公因言祖宗家法親王長輒就封太子册立後居東宮家人之間至爲嚴肅今客氏一保姆長居禁地壞家法不便一宸居宥密慎閑防永巷之人得恣意出入不便二且女德難終婦愛不極既乖貫魚小星之序可無履霜堅氷之虞不便三又有權璫操其線索涓涓不已將成江河不便四出入非時外廷必爭爭必激激必逐以保姆逐言官累聖德不便五事關國體



責在輔臣輔臣不主持則貽譏青史主持不得則天下以保母重

於輔臣不便六於時朝廷春秋鼎盛而內旨數侮冲主公又言陛

下天縱批答若流在宥以來視漢昭辨詐時又數年矣安可自命

幼冲以詆欺責臣下乎疏上璫怒甚將予杖福唐張福永日謂葉文忠公向高也

公福唐人時爲東閣大學士言雖不用猶敢言時猶在閤力爭之得奪俸一年上以公朴

忠與視屯馬事竣得督學北畿公之督學與視屯馬皆踵左浮丘

洪恩日謂左忠毅公光斗也公號浮丘時與楊蓮共主三案者一時海內稱楊左故與浮丘交甚驩損益

無間也而趙高邑爲大宰公布其文於學宮會高邑有所去取遂

羣怒浮丘攻魏璫徇四發天下岌岌莫必朝夕公得以例轉浙江

參政歸於時璫燄將遂焚鼎海內名賢羅織盡矣吾鄉周仲先福

永日謂周忠惠公起元也公字仲先忠簡素與之善以其女妻其子彥基自謂宜有緹騎之至也已逮斃公未仕

時嘗夢值一綽版書西臺法從名與仲先相亞也及仲先劾羅織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七

者未已哀輯要典得公所議三案事居多緹騎且出公餐寢如常

時謂所親日卽不測命耳無負諸君子居亡何今上龍興諸黨殛

死公用屢薦起南大理丞擢左通政會墜馬折肱屢乞休不允乃

改南京太常寺卿尋進督儲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公之督

儲也建德鄭公洪恩日謂戶部尚書鄭元岳也名三俊建德人時爲大司農相與切劘進

於道德遇逋胥逃弁但勸之輸納勿以涓埃觸於請託受事年餘

所完額至十餘萬鄭公常歎日賢者不可測馬劬思乃清辨如此

既進右都御史掌南都察院事以祝釐行給三品誥命祖父母如

前官聞賊陷和州含山兼程歸與諸卿議防守甚設又領保甲書

勸富戶積穀請諸宗勳宦各蠲助萃備於是留都晏然反側子不

作公之力也事平米價翔貴諸積穀者得翹其直民亦不飢咸神

明頌公而公已病困幾潰在牀贊間聞司城關說盛行猶口作教



呼吏書之令勿以請託敗公事歿之日旁無媵侍家僮數人行笥蕭然訃聞上子祭葬贈太子少保公諱鳴起字伯龍萬曆庚戌進士五世祖環爲左史守普安州有聲環再世應宿應宿生性愷是爲兩贈公黃大母林大母俱贈淑人公十齡而孤撫於大母庚子舉於鄉十載乃成進士爲浮梁令調新建兩邑之民誦之如慈母公每入長安必取道江右江右父老必數十里迎勞曰是吾之桐鄉也公生隆慶辛未至崇禎丙子以盡瘁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六上遣國子監博士魯鑑諭葬已卯春開兆於漳之江東浦西之南至癸未秋乃克葬諭祭二壇爲之銘曰鬻鬻法從天所旌兮峨峨碩言爲世經兮上從列宿扶華藹兮下與貞夫游九京兮金鏡不蝕全令名兮龍章煌煌開茲瑩兮

涂納言墓誌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八

張福永曰蓋涂德公之親初從高頌爲東林講學之游後乃粹瑞引疾歸今以德公之名動天下人益重涂銀臺一椽矣不待是銘也

所貴秦匱者謂其立照也秦匱不立照則無爲貴秦匱矣所貴吳鉤者謂其立斷也吳鉤不立斷則無爲貴吳鉤矣吾鄉固多長者子鈍且陋寡所從游然猶及見納言涂公公自銓曹歸子初登賢書入謁揖袖中鏘然有鑰匙聲公目攝久之汗出及子在詞林公從留都召入爲光祿丞率爾問公今高賢鱗集學行淳備可爲師表者公直視久微笑曰學自擇師何必問人子媿甚歸而浮沈時鄒南泉馮少墟趙儕鶴洪思曰謂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趙忠毅南星也諸老宿皆在都下顧名位尊自以珥筆不敢從諸公游居亡何公引疾先出都諸老大第謫去子亦乞歸養得候公於里門值緹騎出逮周仲先洪思曰謂周忠惠起元也最與瑞忤閻巷老穉釀錢聚香噉噉乞緹帥竟與周忠介順昌死詔獄中



寬假道路公鬣感曰是奚爲爲虎銜負宜有完理從朱雲之言每  
遽寤乎歸謂諸郎曰吾卽不測一衣帶水從汨羅毋爲嘈嘈也子  
觀世所謂學士膽決明雋無有如公者矣公初仕金壇與顧奉常  
洪思曰謂顧涇陽憲成也與高忠憲講學東林書院  
院一時海內諸君子多從之東林之名蓋起於此游爲東林書院  
主故時論詆訶東林亦首及公公又自以精敏洞於人倫之鑑所  
可否重於阿衮塗負之豕望影而啼方從東鹿奏最入改爲吏曹  
羣小已仄目視之及辛亥計發王關西謝事錢金鼓舌姚給事宗  
文附和錢金併力於公以公爲道學黨人黨人之目從此始故事  
銓曹被人言輒杜門束裝公謂三年以來造黨空國旣兆已發不  
可不辨乃爲三疏直剖宣賊所指蹤諸奸狀疏入留中讀其疏者  
至爲手顫先是二年趙儕鶴主察黜權要戚屬爲御史道隆所訐  
亦出疏辨於是再見故公於趙公先後稱相知天啟之初趙公秉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九

銓起公爲考功銳意澄序而王承光爲南總憲好惡動相左總憲  
欲去南臺李希孔王允成及儀曹王象春公大聲曰考功奉天子  
威靈弊羣吏事權非輕名義至重若黨邪陷正二祖列宗實式臨  
之王總憲亦心憾公而所黜吏后三畏何早輩皆夤緣潛京師走  
璫門弄其心手公時已召爲大理丞轉左通政或謂公曰吾道將  
泰自古來連茹之盛未有如今日公愀然曰久旱驟霖無霖霖之  
勢吾虞其竭矣旣而高總憲洪思曰謂高忠憲攀龍也後死於  
璫緹騎至卽拜表自沈園池中彈  
霍維華霍亦竄身於璫與諸失職之徒謀翻欲趙太宰尋以破格  
爲失職者所撫公決意引病去不一年而緹騎四出銀鑄相望故  
天下之膽決明雋未有如公者也公竟以是見絀於天下病鬱鬱  
不起居間常問公鄒南皋稱黑白不欲太分明爲言路指摘此云  
何公曰此自宋人雅語耳論者自詆韓魏公於南皋何涉予歸取



名臣錄閩之果然公於書無不窺而要留意於經世之大至於鑑

別事物立照立斷其天性云有子五人長伯案負奇才登壬午賢

書次仲吉太學生余始識之北司洪思曰此德公也名仲吉字幼

字也德公少負氣善讀史喜論時事得失致以天下名教爲己任

黃子教於漳上時猶未常在門也既被逮上淮上德公方與江右

彭達生來見欲送子至維揚子以爲不可力辭焉時猶未深識德

公也各揮涕別去廷杖後贊易象在北寺而德公上前延杖二百里

上書請一死以明子之清至勤真忠真孝於上已廷杖二百里

而復生十指拷掠斷而復續同羈北寺始北而受易象孝經學極

苦子亦自是始深識德公焉曰公生於萬歷甲戌成甲辰進士以

子始識之北司傷相知之晚也

崇禎甲戌逝享年六十先配林贈宜人繼張封宜人將以崇禎癸

未十有二月合葬於白塘山爲之銘曰吾聞詩書皆好正直譬之

繩準以爲物則誰謂天求而抗不克鑄象於鼎異類所怪以劍試

石鉛削所駭誰謂道業朝拱乃大見爾諸昆球琳琅玕呼雷開冰

拔地出山安知岱華亦棧是間

乾坤正氣集

卷晉十二

十

閔太史墓誌

洪思曰蓋雲南閔鈞莽也子因姚文毅公會識之京師偉

人也後子爲秩宗將語禹陵行矣適其弟侗萬里來乞銘

巨澤長松龍蛇與游豈不然乎先是二十年人才未雕豐碩之彥

有吳門姚孟長滇中閔仲畏皆七尺白皙眉鬚如畫每出入館閣

下馬過關門行者屬目亦變爲上所知方是時仲畏籍甚幾與孟

長峙仲畏之學出於孟長孟長老華至四十乃酬仲畏翩然二十

有八濟滇池言行修整舉止見致雖孟長自謂不如也天啟丙寅

諸賢罹於繪繳公折五鹿不損其角丁卯爲史官遽削籍去或以

爲是孟長門人剪厥羽翼然而公固自鴻也公跨小馬出都城樓

遲吳越恒慮巨測爲保山公憂亡何而日月再旦公起簡討修烹

宗實錄元黃之議籍以底定己巳冬□入內地環出城下諸朝紳

分地守關公守宜武門捐助庀械給騎士晨夕行風雪中時吏部



公亦就養在邸中每以大義勸公棘王事不得內顧公誦鴉羽爲之涕下居兩月敵退解嚴公父子相賀悲喜動行路明年爲福建主考時相方綜覈字義鄉物至寡免者公獨以春容得盡其聲是年公季弟侗亦領解雲南來京師見者擬之雙璧旣念吏部公年暫高雅尙山水每想天台雁蕩將撰杖履與共游日乃以册使桂藩之暇偕季弟侗奉吏部公登赤城度石梁過雲巖觀瀑與諸子姓屬和吟嘯而歸蓋自江左諸賢與會元暢未有盛於此者也乙亥還朝爲官坊充日講官遇所敷陳大政持之不動引經徵中天子嘗爲心獎焉丙子典試北畿時相又欲以徵文構罪飲章已發公具角素入直上顧之問狀乃立諭章服供事而忌者益至卒以值吏部公艱歸上爲諭祭賜表裏乘傳禮顧甚渥又數年東崖括蒼俱已柄用思玉鉉之託無如公者壬午由庶子爲少詹事遣檄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十一

敦趨時口躡齊魯寇陷大梁楚豫皆潰公睽松楸未出山天子問輔臣誰可參與樞密者僉以倪公元璘及公名對時公猶未就道乃先用倪公

洪思曰時烈皇遂以倪公爲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

而公已先一月卒於家

又二年而倪公殉社稷蓋公死孝倪公死忠予與公游不甚狎間見其家庭所游詠心坐其旁太和薰風也及聆其季弟侗道不私之談以爲君子以道自私則君子之過也又以爲朝廷苦無財不如遂罷一切與民休息愛其語似其昆兄弟平昔之所講求者豫矣今天下旣益弊欲爲休息無期安得公垂紳委佩而治之公諱儼崇禎乙丑進士享年四十有五配鄭子二公家世金陵徙滇之保山八世而爲吏部公今上中興優禮詞臣季弟侗來爲公請祭葬因貽之銘曰天地將摧玉山頽雨霰將集鶴鳴哀精靈上下風雲迴要汝伯夷歌康哉覓佩霽冠無乃來汝子汝弟清人懷碧雞



金馬辭崔巍

張枕公墓誌

洪思曰人謂枕公之學蓋得之白雲庫以其頗有問業焉  
今銘墓亦不言問業何也涂德公云時枕公雅白比黃次  
公擬必受易  
象正乃去

張枕公初名宿旣慕管窰爲人更名幼安東昌大司馬公之子也  
崇禎時公爲司空失中貴歡以城簾事被讒下請室枕公時爲孝  
廉寒月藉草卧柄人門哀請不可得迺上疏曰臣父鳳翔立官孤  
苦晨夕在公不遑寢食去冬口薄都城臣父拮据應備鎗砲矢石  
一百九十餘萬兩次退口未有失悞又所節貯工部錢糧存積至  
三十餘萬倉卒取辦皆出於此臣父被逮之日猶餘十萬五千協  
樞累疏俱在御前獨以縣簾工作不中度久困囹圄徂秋涉冬染  
病沈篤臣父今年五十有四頭髮盡白臣恐猝然不測卽臣母子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五

三

齋志長隨無裨聖化竊念臣父陛下之臣也臣登賢書亦陛下之  
臣也臣身卽爲父身父罪卽爲臣罪臣願長繫先伏斧鑕令臣父  
得觀天日臣死無愧及司空赴漳關枕公與俱甲戌將試南宮意  
不欲往司空曰爾不出人毋以我爲懟乎旣出遂得雋方是時烏  
程洪思曰謂溫體仁也體仁  
烏程人時當國七年矣當國枕公謁選宜得令或要之茗中  
枕公不可遂得威令威小縣又在三輔間豪右相藉爲治枕公下  
車搜別諸要害爲救窮民書三四上當道心動皆著爲法嘗攝曲  
周邯鄲二縣令去皆思之三年政成猝值口至諸名城多破者威

小又固得不破口掠關廊去破清河清河人亦謂威破也寔聞上  
而韓城之無虛日乃薦國觀自代引疾去國觀當國三年而敗乃  
削籍適當國以司空故遂逮枕公辛巳之秋余晤枕公於西庫鄭  
賜死日子以庚辰五月被逮八月延杖在西庫不數日又以涂仲吉之  
疏徵詣北寺入冬復修西庫故辛巳之秋見枕公時復在西庫也



今石秋子所述黃子講別有枕公怡然君子也在庫中鍵戶讀  
問易象問孝經二則皆在西庫中怡然君子也在庫中鍵戶讀  
書墓帖如平時久之得折贖歸時寇攘已遍都邑人才如刈薙數  
哀蕙萎矣輒歎無薤也乃趣司空爲大司馬尋又輒議罪甲申三  
月議城旦上枕公悲惋不自勝移疾出東安大司馬與俱慟哭歎  
曰賊勢如此將奈何枕公曰大厦已壞不可復支兒卽死大人努  
力起佐天子耳大司馬去十有七日而都城陷入日而枕公卒得  
舍殮於東安之甄家莊人嘗言張東平長者也坐不窺簾夫當東  
平唱義時呬血升壇諸侯揮涕此豈簾內長者之所能爲乎人皆  
言枕公敦實豈弟如顧榮鄧攸之倫余觀其氣誼卓然死生出處  
皆不謀而中於道余間之大司馬曰吾兒蓋得之學問云兒居平  
書蹟追摹鍾王下至虞褚凡十數家俱臻閭奧所手爲易象濂洛  
圖書凡十數卷皆坐卧與俱余得而觀之良然司空又云兒嘗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人生無官可作上也有官不作次也中年雅尚不出與內子自爲  
師友兒婦姚又有令德懿行著於姻族兒字之曰柔子姚沒而兒  
乃以文行獨聞夫亦藉天作之助乎枕公四子長翁之襲錦衣次  
舍之卽所謂石間君余誌其墓次弁之次韜之孫三人姚安人先  
葬於龍原枕公未克葬而舉家南遷大司馬每北望歎曰吾不廓  
清中原誰爲誌兒墓者余乃起爲之銘曰孝不違君獻大廷只忠  
不違親慎乃疆只七日殞軀從帝旁只魂將南行體北征只翺翼  
二祖匡兩京只天運迴環終永藏只石馬不如玉管長只與鳳和  
鳴蜚故鄉只白雲英英來子房只毋爲龍血傷元黃只

張天如墓誌

洪恩曰黃子爲秩宗奉祠將出都時所作子在翰林後起  
諸彥多從問業爲羣小所忌而天如與楊機部二人獨深  
相向在難目之爲黨人不避也皆樂與子同其出處天如  
闕子上小人勿用疏制籍歸輒請假去聞子建杖下詔獄



必欲呼閣請一死以明其忠純及葉開山涂德公言皆不  
入知烈皇不可諫因念子制籍時周延儒爲政其後頗內  
媿今將召入復相或頗反前所爲未可知也遂走宜興見  
延儒力從史之曰救黃漳浦是爲朝廷存一如竟非救憂  
浦也今國家事莫有大於此者願公任之天如竟以是憂  
憤成疾不及見子出獄而死故銘墓云天如之退退而死  
則皆惟余之故也陳剛子言天如病篤猶與門人講易已  
謝門人曰月甚明我將行矣乃逝嗚呼非好讀書至死惡  
能深相向往死且不避  
避黨人之名亦不避

國家詞林之重二百六十年矣承明起草率發軔東觀自非是者  
比於雉雩桑穀正嘉之際間一少變未失大旨至崇禎而後揆守  
他寄其大旨患失洪思曰薛國觀揚嗣昌輩皆不由詞林入綸扉  
知朝廷已心薄翰林也及薛揚敗後烈皇真覺  
天下無復一人之可用吁失其旨矣常一日及薛揚敗後烈皇真覺  
子賜言曰救時在知人而烈皇不悟始溫周而終薛揚國安得不  
亡而或謂三代以上無書好讀書者非愚必迂嗚呼誠愚迂則舍  
書而可六蔽之說何術焉崇禎辛未庶常之選有張西銘先生諱  
溥字天如天如之名滿天下忌其名者至藉以入告嗚呼士大夫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商

不讀書又罪天下之讀書不修名又以名爲厲於天下將使渾沌  
爲耐釋老祝之凱章邢而凶歐蘇則傳巖學古之爲胥靡者有以  
也予性頑且鄙寡所見書即數見不復記憶且以真言賈罪九折  
幾死天如既口訥沈默不喜持論予謂是一先生終當以文據於  
鼎耳而亦且退受疑誇嗟如以死嗚呼天之將喪斯文也星落兩  
隕春秋所嗟蓋自公之歿既三季而上帝板蕩陵谷翻變洪思曰  
謂甲申  
賊陷北都也公卒於  
辛巳至甲申三年 極晉宋之禍叢於黼屨而世之詛咒學古者  
猶謂是讀書修名之誤嗚呼使讀書修名得用於世亦豈遂至此

即遂至此齋先王之道與龍血共碧未爲不古也而快意橫決者  
猶未滿其胸臆安得數天下以供快意橫決者之驟憤樂以滿其  
胸臆哉嗚呼公歿踰年而天子乃知公命所在學臣取公所著書  
一時進覽者三千餘卷又踰年而李賊併入國家顛覆嗚呼學古



有獲者之不祥一至於此則其至今以入詛咒者之胸臆宜也公  
生於萬曆壬寅三月卒於崇禎辛巳五月享年四十方壬申歲公  
在館選甫一歲余以中允削籍歸公報余二詩卽請假去相別九

載余受逮下詔獄公益恹恹出從宜興歸遂鬱鬱病數日不起陳

龍曰天如問子被逮其經營急難故公之退退而死則亦惟余之

備至故子未出獄而天如先歿矣退無復他意一日聞子被逮揮涕

故也夏允彝曰天如晚被讞而退無復他意一日聞子被逮揮涕

列恨連呼曰可惜黃漳浦至死而曰公少與張采受先交日夕講

習一堂之上諸經史皆手錄七遍謂之七錄齋受先既成進士公

益自奮必以文章廉隅砥礪天下其擯不與者疾之若仇公益溫

克善下而無忤忤之心黨齟齬發時人日談復社連及受先受先

爲上疏曰復社者江南講習之社徒有其名不盡闕婁東謂復社

是臣事則臣時任臨川出處不同謂復社非臣事則生同砥礪死

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二

避羅繳負義圖全臣不出此且以張溥日夜講經論史矢心報稱

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嚴綸之下不得泣血自明亦足哀也烈

皇覽之惻然乃用劉御史熙祚姜給事琮言洪思曰劉姜在思慶

後死於獻賊長沙陷罵賊不屈至刳腹橫曳倒磔以死安帝初諡

忠毅琮建言廷杖下獄以劉宗周救得免死論成國變後不敢廢

命歸山東死葬敬亭之徵公遺書事始白公所著有春秋三書十

三經注疏纂史論七錄齋集文典文乘所刪正標置行於世者不

可勝舉曾祖鯨祖仲皆以伯子輔之官贈資政大夫工部尙書公

父翼之未贈官有子十人公次居八世爲蘇之太倉人嗣子永錫

陳子龍曰天如死存遺腹故余有詩云若從此日以崇禎壬午葬

論天道應有傳經鄭小同後生一女海內傷之  
公於婁江南岸又三年受先乃告余爲之銘曰哲人所託亦各有  
在峙爲義山亭爲理海亭峙旣翻乾坤顛沛念我哲人喟焉發慨  
西無華嶽東無泰岱人無天如精華盡晦



唐棣之墓誌

洪思曰燕都破土餓死報國者秀才許炎  
貢土唐自華二人耳宏光初炎獨歸官

蜀達州唐氏世稱儒者其先爲浙蘭谿人元末官於蜀遂居蓬州  
永樂時有唐瑜以五經薦舉上錫之璽書予儒籍故獨以儒籍名  
世罕儷焉自五經七傳至椿生自華字棣之別號西雛是爲封公  
公儻善文章七困場屋乃舉明經又逾年乃子亨子成進士時  
李賊由陝西出潼關蹂躪豫州遂分三路入川聲言四十萬會於  
達達勢岌岌公攜老少奉大父避山中身率健丁五十餘人持長  
弓勁弩神器鎗伏於林莽佯遣老少行餌賊賊猝過劫之伏俱發  
大殺賊賊疑不敢上從他道去公乃入城奉大父歸與羣父老守  
令議戰守具甚設所爲培壘糗糧選銳扼要甚備故自甲戌闖賊  
躡蜀以來諸郡邑望風破而達獨無恙皆公之力也公旣以明經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末

就廷試撫按交薦公邊才宜授樞屬公自以父年高不樂遠仕歸  
養四年而王父乃歿公廬於墓又三年乃召子弟告曰吾今可以  
許國矣吾將破萬金之產輸朝廷以疆場從事卽不幸膏草裏革  
猶強於兒女子手中方是時獻賊已破荆襄奪棧道踐梁萬出入  
井當爲第一他盡瘁者以付亨子可耳公俯首是之不答而中甚  
瘁又亡何獻賊上渝江破重慶而闖賊亦已陷成都蜀中大潰浸  
有傳燕京事者公北面大慟曰吾安能以區區鄉井畢朝廷之賜  
乎遂卻食三日時亨子爲南膳部報方至親友往慰公叱之曰燕  
都有變禍在吾君兒輩何足聞也於是搖黃寇與獻賊雜蹂川東  
公攜家退守達而捍城寨亦破公仰天歎曰吾不死於賊命也顧  
茲斗大孤城終非我有吾不從先帝烏號益從先人陶陶地下蓋



又不食數日乃卒公之臥也或勸之從亨子趨南都者公曰已矣國破君亡吾輩當死吾年逾六十又有子幸不死五經之學不可遷也吾安能碌碌累兒曹爲黃石史曰世何患無材漢魏之末遘難不數年豪傑摩厲往往自奮若龐萌田子春太史子義之流皆率鄉閭部署子弟與強敵抗屹一敵國世何患無材患無其心耳予間問亨子乃公細行何如曰慈孝細謹人也家有祖屋與叔祖母李共之李悍莫當處者公獨攜家往李果怒頻麾之出公長跪請曰以祖母老獨居夫婦來備灑掃無異也居數日諸畜踐堂中公善視之牛馬與芻蕪與糟鷺與糝李遂歡益用底豫公旣自營以分宅給諸弟鄰有黠族自張其券欲售公公婉謝之遂有惡聲公乃鑿溝三尺砌屏三丈斷之署其樓曰欲問青天憑閣近不貪外地砌屏高其操邁如此公有弟四人及妹昏嫁皆公主之同爨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七

此間公有子二人長卽亨子爲禮部郎稍遷臬憲次階豫選貢士有孫三人階豫將入蜀營葬亨子請吾先爲之銘曰田疇何人不賣盧龍史慈何人亦章厥宗建州區區存於唐公秉德疆固以峩以龐俎豆干城勒於鐘鏞五經之世八世乃大辭彼屬樞以建閭闈嶺念京社喟然發慨齋志殞身以示無外

馬和州墓誌

洪思曰蓋馬如蛟烈帝五年子旣以救錢龍錫調官請告未得歸因以易象春秋言本朝歷年及疆場用於中外上問今師中堪用知有何人子乃言臣素不可當於薦紳材不能盡知也但宋人謂邊帥之材卽不可當於薦紳廉幹有論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卽仗節死義之臣人臣至死義已無足觀况偷生遂成口口之事天下總此人材不在廊序必在林藪臣所習知有和州馬如蛟與毛羽健任贊化皆儻有氣骨則皆蒙護去矣上益怒子遂以此得削籍歸

嗚呼子亦知人哉

人有重於金石無所藉金石之言然猶取而勒之曰其氣足以相



召則亦取之矣和州之陷馬侍御旣以節死一門死者十餘人余聞之旣晚約與倪鴻寶爲文寫其哀痛自以才不及鴻寶謝病未遑也又數年天子旣與卹加卿

洪思曰公以福建道監察御史贈大僕寺少卿

任一子爲

官而予方顛沛過留都望侍御之墓謂其子翹生曰嗚呼天性之於人豈相強哉人稟氣於日而成形於月君父所在神明從之得其生而不死者以爲性得其死而能生者以爲命日生而不死月死而能生其致於君父而受於神明則一也方和州圍時封公殉與太孺人葬於殷塘侍御猶在廬次苟出圍城守墓得不死亦可以忠孝勵天下而侍御固率其閭里身搏賊與守土者偕死夫使其時有持守墓不死之說以告侍御必爲侍御所叱無疑也嗚呼人生於君父而死於君父出於日月復反於日月爲報恩取義之說猶之皮掇無當於膚血也方崇禎辛未歲諸璫初更制銜憲視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七

武場以翹關蹶張爲主諸詞林文吏蠅螻不敢較有要人子持卷刺聞不得上搥門鼓公出杖治之諸璫譁謂取士當強弓大劍引重石者安用毛錐公困吃又憤甚乃徐言有敕技勇全者仍試鞞畧如耑技勇何開場爲璫益譁遂取上旨更試諸典試監場者俱逮繫都御史疏救之遂去自是毛鷲日上也旣釋歸又二年叙平蜀功乃得復職守制居廬不踰年而公以節死方公之平蜀也以天子特簡應兩川之急公入蜀按輿圖悉水西諸要會知安奢二賊所出入諸徑曰縛二賊其在普市乎先遣人阨普市旣奢酋犯永寧公檄將士以全蜀注永寧奢酋果還與安酋會普市業爲黔兵所并復結聚公命蜀兵盡銜枚夜度鷲項嶺出不意擣之果獲二酋獻俘告廟全蜀底平蜀士大夫微憚公嚴所爲疎以并豪強兼併爲本持士大夫頗急時籍籍然不敢不謂公神明也平蜀後



議改永寧治郡縣公堅持以爲建治必戍守設兵必加餉西南夷  
素雜居設兵滋擾不如屯其地仍置衛便朝議是之也公魁幹精  
於吏治每謂余及鴻寶擁數卷進退古今吾不如汝必取鉞鉞鎮  
百城導流破山吾不多讓也先筮仕時爲山陰令山陰故澤國富  
春暨陽蕭山諸上流盡注三江江潮上下時決壞民田廬舍無數  
公行視決口御輕舸冒波濤築麻谿壩啟閉節宣爲長堤數十里  
所獲穀麥匪贏之利倍於曩時明年公去海怒嘯沿江居民漂溺  
蕩析而山陰晏如百姓以是益神公共立祠歌舞其下今山陰士  
女談馬侯治狀無不拜而且泣也公爲治得本計日課俊士造禮  
孝子以人心風俗爲先讞事立折背吏唯唯而已間以餘閒涉山  
水與諸生酬獻爲樂乙亥之變歲臘矣賊壓和州公與州守辨禦  
甚力又捐重賞募死士斫營齋蠟丸出江左乞師士無不願爲公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九

死者會礮殺賊魁賊大至黑雲覆城上力少不支公望北闕搃吮  
而絕先一日孺人張自縊死媵吳張皆從縊弟某子某姪某皆從  
公一門殉難十有餘人嗚呼是一偉人也不死於盡瘁鞠躬裏尸  
馬革而死於桑梓敬恭委蛇家食夫是所謂和陽王之裔也守其  
湯沐以念爾祖以上告高祖高后使在天之靈念其世澤亦爲豐  
鎬養士者食報無窮何必擁牙纛而談嫖節乎公之先爲九思公  
高后所出封和陽王和陽四世而生司徒公諒司徒九世而生公  
公登王戊進士與余及鴻寶同門公有子翹生從陷城突出今與  
蔭入監讀書自和州陷而後藩封往往告難每與鴻寶念及公未  
嘗不跼足興歎也爲之銘曰

於嗟生才天實難非才則難天步艱蠶叢折坂如杆盤不以饑鼎  
烹高官怒髮鬻齒木石肝握拳透爪丹砂顏天子慨然思平原何



不長生臨朝端圖形閣中堯塞寒

陳繡林墓誌

洪思曰甚矣子之知卧子也在銘墓時已知其行誼文章後來必卓絕如此足以壽其親而壽於彭祖足以貴其親而貴於神禹其知之深故不待卧子之死也茫茫天地之間有一知己偉如此卧子安得而不死乎

文章之壽壽於彭祖行誼之貴貴於神禹都門之市一戶十屢則必有鳴金夏玉者焉而叩其中或敗絮相擁也深山九室耦耜而耕則必有百歲之叟焉而貌不登於晝律君子於是奚取之乎夫舍文行而寶貴壽猶傭兒之攫十金而遺明珠矣子嚮丁丑在禮闈得陳卧子以為是天下無兩也既晤吳橋范公洪思曰謂范文貞公景文也公字質公吳橋人烈皇中為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甲申三月賊陷京師望闕再拜賦詩二章潛赴井死乃知范公乙卯得陳繡林繡林者卧子之父也無繡林安所得卧子乎繡林年不過四十仕不過尚書郎而文行嶷然足以自存又有卧子以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三

其後則繡林取於天者已備矣卧子曰子龍之先豫人宋之中葉有仕於康王幕者從渡江遂為華亭人人明世以耕漁起家高祖綬傅長者粒食與人輒與之鑿曰我不忍以粗糲與人時謂之陳粲曾祖鉞以任俠數走幽薊交結豪傑會倭夷躡海上率家僮與僕輒有擒獲備兵使者欲官之不可獻其良馬而去比祖家事稍落而行德愈不倦蓋陰善者累世矣乃生繡林公公生而白哲頤碩不好弄十餘歲嗜古文詞善左氏及史記文選默識不遺一字今世無誦史記文選者有之惟陳卧子張福承曰卧子夙年與同學徐閣公字遠共硯著史記測議行於世時海內為史記之學者數十家必以徐陳本為第一卧子夙年又與閣公及里人夏瑗公周勒尚宋尚木等凡六人著有機社文選數十卷行於世時海內蓋其父學也是時何學憲號為幾社六子亦必以卧子為最也

萬化馮侍御明玠猶為諸生公率師事之嘗夜坐有物嘯東箱獨秉燭甘視之狀甚異還坐讀書不為動久之怪亦遂滅也乙卯舉



於鄉甚爲高陽公

洪思曰孫文介所  
公慎行高陽人所知蓋卽范吳橋舉士也已未

成進士吳橋方爲吏部郎勸公就館公但謝曰不競之地可以安身請急歸明年冬乃授彤部主事故事曹郎至先提牢一月時諸璫以移宮案在繫其人皆盜帑巨萬士大夫與叩扉往還無間前後郎來慮璫富庭見郎輒避席或先傳免遣掾殷勤相報謝公獨遇之若常囚一日同舍郎邀公至款曲夜半屏人曰某託致公某不幸素貴困於獄吏公能假顏色不敢忘公怫然謬爲醉以他語應之卽呼輿歸明日上記黃尚書陳獄弊十二條大約慎參送速定讞省隸卒釋輕罪清疑獄諸事而問陳內犯驕恣不省愆交通外人宜禁尚書不善也未滿月輒改屯田主事以去時工部方急大工公奉命理定陵寶城明樓兼冶慶陵黃中日與中貴人護作中貴人事乾沒無算公身與商賈百工程物價務得實數令領價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三

於昌平卽工部吏亦不得以簿帳上下中貴人稍縮手相視又慶陵期逼徒役稠雜名萬夫實不過四五千人公盛暑坐松下執磬鼓董衆以什伍清覈無所濫竽中貴人憤甚羣至曰公欲矯名致大官獨仇我曹我曹向與國家共金銀何與公事公正色曰先帝陵寢事方急汝等受先帝豢養恩獨占役糜費萬一悞大事死何足贖羣闖長揖與謝公竟立不爲禮闖憤甚伺中公適一闖盜尙方陶磚作私廬崦中公覺持之欲入奏闖窘甚尙書曲爲之解委罪於從吏公榜其吏毀室封磚於庫蓋是時中貴人猶懾神宗威有所憚士大夫亦稍藉自立過此乃衰矣八月元宮成序先後勞加三級四賚金幣同事者或至九列公夷然曰此臣子職耳何足爲功於時鄒忠憲王莊毅

洪思曰謂鄒總憲  
元標王司寇紀也

皆未逐欲改公銓部

孫文介

洪思曰謂孫  
尚書慎行也

方任嚴疆欲得公在樞部事未決會公丁艱



歸居無何諸老成皆去萬郎中璟以論大璫杖死

洪思曰璟字開夫南昌人其人

清介忠憤不避斧鉞以進士爲工部郎與公同官相友善共任陵工時約同疏論逆璫魏忠賢專恣公有喪歸璟以請禁內廢銅事極詆權璫遠設疏上忠賢怒甚矯旨逮璟至禁內令羣璫公歸哭搏而擊之已僅餘一息乃曳至午門前杖一百卽斃杖下

封公五日不近水漿七日稍進糜粥聞萬公死謂子龍曰向與夫子有成言矣何使夫子獨死蓋公與萬公同爲冬官萬公治冶爲火所燦公朝夕視湯藥痊可乃已居恒相對扼腕談諸貴人乾沒金錢狼藉無敢爲當宁言者計同疏具上也而公去萬公單折諸中貴益稍進用事日憂憤疾作賈田治疾田浸盡疾不瘳鬱鬱長噓竟遂不起嗚呼當公時藉陵工而大官者今皆安在哉卽不死豕爲大官亦豈敢與公等而公有子子龍善文章爲不朽之業顯名於天下公卽韋布終身猶且與彭祖神禹差肩齊驅况公以文章廉砥特聞嗚呼當天啟乙丙之際負高行與中貴鞬擊得不缺乾坤正氣集卷五百五十一

三

折正寢乃老夫非天平公諱所聞字無聲號繡林繡林者其所讀書之山也生於萬歷丁亥卒於大啟丙寅享年四十娶韓安人是生臥子以善事舅姑聞臥子五歲而韓安人去世王父母每念之流涕也而臥子娶張方同女方賦樛木之詩將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原爲之銘曰覃維有媿世戰敦朴施於太巨刻鷄以木繡林奮迹乃跋高蹕從阿曰卷鳴岐以鸞維茲八荀折彼五鹿帝命作虞懋功將作皇覃離光策勳納麗褰裳去之如圭謝琢入寵不驚遠迹去辱乃生哲人以薦起玉韞輝於茲允臧孔淑壽於山稽稽於力牧豈必負劍從涉王屋

龍巖王廷尉碑

晉鄭相距不數百里倚肝隨罕上下詩書致足樂也香山洛都以緡灌餘閒優游觴詠天下後世想其物采如命圖畫恐不得似者



豈皆有惠鮮使然亦其精神風教可相媲道古耳憶僕少時及見薛道譽方伯與蔡梅巖侍御相與甚善每念至五百里造膝羹飯也至於僕而衰矣昌啟之際僕初登朝龍巖王先生已從西臺長棘寺持平天下顧不以名位自先每見輦轂鄉串循循居後者必先生也方是時翹跂之負雲背蒼不旦夕取卿相僕既獲落自隕先生亦蕭然致九列而歸海內迤聽望風者不疑橋大人眉壽浩浩顧方鬢髮與握管少年取燈火相耀也先生持繡斧以風憲爲文章輟繡斧搖筆動地以文章爲風憲執經四應先人而成後人而勞此其意仲尼解印以授里師十回九賜徘徊於庭豈必抱贖而入司寇之室乎先生爲名卿當世多事出對縉紳雍容談文藝以道德銷羶集之心入燕北堂聚米畫沙圖四方塞鬱黃穀抑騰猱接飛鳥尺寸賤士各盡所長其所以安緯和績者條析無遺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三

誠使邊圉多福帷幄能靈出璋人提衡其間舞干畫羽未可知也而世顧汎汎使文武並絀其用今天子方側席旁求俊乂以鞏王家當路諸賢推轂備至矣先生益以此藏器審高塘之射間輟絲竹攜器車相流泉陟隆阜與鄉里子弟剪匏葉而程狸首時游隴畝量畢課筭談離陽離陰之秘豈復當時逃聽之士所望風采而察其端竟者乎僕未至龍巖也聞龍巖人談先生如闕里公自文菴外僕所未述者四焉先生方按粵漳歲大凶輒馳旣臨粵糶不閉起殍者千家則夷吾讓德焉先生爲太公卜宅護人墓草雖廝養遺墳不失圭黍則子羔讓厚焉不避瑤禍出孝廉於獄不假葦神置骨胥於法則祁老讓直叔向讓仁焉嗚呼是何足以德先生一名御史家居煦咻鄉里察別利害告當道搔竈中此何足以德先生先生之大者乃在於杼經緯波山川陶世淑人尊一王之治



使前緒有所承來彥有所奮使天下賢者沂河而海是則先生所  
惠我無疆也僕與先生相去五百里有僑胔之雅無蔡薛之親然  
猶幸得同朝退而里居又覩庚桑尸祝之盛即使僕謝不文百世  
而下誰復知僕與先生之好者乎因述其覩記與父老子弟之言  
稍論次之如此

建何司諫世德碑

洪本作何  
黃如碑

吾鄉僻處海陬然山川之勝蔚爲名碩若周翠渠陳剩夫兩先生  
並以名德世其家人至今俎豆之邇來德宇漸蝕捐本登枝或苦  
患其長老老尤而甚之每一新貴人出輒疾首相告詈爲盜竿  
人於是彌思舊德曰是安得起兩先生俾古風不謝哉予嘗持此  
意告士大夫之有品地者令相誠勿復爾爾而近得之何元子先  
生先生起東南逢時體國以經學高行特擢爲給事中彌闕鋤邪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二十一

十四

朝望倍峻迺其居鄉則恂恂乎儒者也豐需而嗇取急病而讓夷  
鄉人以此德之一日相率詣予曰吾儕海處瘠貧幸藉黃門公明  
德之賜免於弱肉中心藏之願乞一言以爲頌予笑謂黃門方升  
之曰也其於樹德方覆之山也子柰何見彈求多乎鄉人曰否否  
夫黃門之德非獨其身爲之也自其太公祭酒諸生間飲人以醇  
嗣從見羅先生倡明絕學暢止脩之旨以開示來者多所造就一  
發而爲黃門青乃出藍若次公文學猶子孝廉俱彬彬蒐今討古  
質有其文行焉黃門躬自砥礪又欲歛斂其子姓僮僕以無遺鄉  
曲憂而諸子姓僮僕亦奉教唯謹是世有德於吾儕也余聞若言  
而益惑之當黃門登仕時太公方嚮用孝廉文學馳騁皇路驟足  
爭驅黃門卽善砥礪恐太公意有佐佑諸君將亦曰吾能自爲之  
今太公長松自風而孝廉文學庭階自樹於以見黃門之樹德務



滋上能信其親而下及諸昆弟又以見何氏一門世德作求其視  
周翠渠陳剝夫兩舊德不曾過之矣昔范文正公嘗語家人曰吾  
登第鄉人爲吾喜吾仕而鄉人喜仕至大官而鄉人又喜有可贈  
歸遇所知石延年云三喪未舉奈何忠宣年尙少卽以所載麥舟  
付之父子行德當世以爲美談夫非以千匹絹五百斛麥之足爲  
范氏見德亦謂其解推之意必有由鄉而國而天下者先憂後樂  
此其嚆矢耳何氏爲德於鄉與范同意浸假而國而天下凡百張  
設皆可衣被九州粒食萬國明德之賜不旣遠且大乎曰升不已  
則燭天山覆不已則接漢是在元子好爲之君家少卿世有功德  
天帝至遣老嫗賜策九十九枚曰子孫佩印者如此算先生明德  
之馨上通帝座異時蔚爲名碩當有如懷中策所算者無俟鄉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十一 五

祝頌矣太公名湛以明經擬授郡別駕人傳印海先生黃門名楷  
字元子天啟乙丑進士由計部郎擢今官孝廉名模字侗子癸酉  
鄉薦文學名櫬字平子應今州郡辟以相與有成得並書俾後之  
通顯者循其前軌焉

### 胡二府碑

爲治者其猶雨矣雨意而風聲動於炎枯之中過尺則生尺下寸  
則生寸若是其感人之迅也二府胡公治吾漳才數月耳庖解餘  
閒出署浦篆又不數月而士民歌之載尸祝者相屬於途豈獨浦  
之民醇治風雨者易爲力與天下困於徵需上靳廩祿則病在省  
官下苦誅求則病在攝事攝事之難上取以爲餘脂下應則若轉  
轂相迫接出不數月而竭數年之澤今以十百年之澤含膏與和  
不數月而胡公饒爲之是僑宓所不能得之魯鄭而公得之吾邑



若鼓與響也夫天下固易治耳輦上君子前呵旁韃出有桁楊之威入有金醴之歡日坐堂皇尊嚴若神令稍異其心與茆屋相燭降其氣與士君子相逢還則天地日月羣舉而奉之矣天地日月者輦下所樂奉輦上所憚捨也異其心則恐民食其意降其氣則恐士食其利必使民畏其意士避其利威權獨籠左右兼持之矣吾邑固多事士紳好競庶姓好譁然亦素漸禮樂知尊畏長令屏息而聽何爲若不可治者治之乎胡公甫下車息囂訟剔宿蠹復前賢之宮優禮逢掖與百姓相休息凡諸生所誦述百姓所謳詠不一而足然其旨歸於溫厚清淨寧一殆於古之爲治者矣時余在長安見公知爲敦厚長者副漳而數日入覲大計奏最天子嘉其能命反視事被歌吾邑固厚幸矣余不佞託宇下見愷悌之化感風雨之易施炎枯之易洽痛夫世之事烜赫而授權於左右知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美

用法而不思其弊曾未向胡公而問其肯綮也公初命司李滇粵出署祿豐署昆明在在歌誦記錄縹帙聞宇內其望以變爲霖何止一郡一邑矣

劉寶峒墓表

造物之意良於水鑑何也天澹然水涵之星物須眉覲面粲然不知所以治者日明以精而無所費其功故世之負奇氣蹈正行不獲自致屈折以老輒埋鏡斫案者過也夫使世之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必皆騰情則林壑巖野皆無英賢且使操弦者立賢良方正之目以搜林壑則賢峭拂巾者又儼齒曠視以待元纁之下天澹然睇之使窺於澗井則啞然笑也曰是蚤已類我且是漠漠之中其似我不應者衆矣予所見長纓大簪人多軟美掩口猥夷無所抱負間有之輒缺折去以至於里巷子衿必圓好鍼線



乃達者多矣從未有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然亦未有負奇氣蹈正行引古昔自命者輒奄然屈折以死今卽使朝廷欲採漢制命公卿舉賢良方正自代毋高之但如趙歧延篤輩可則必應曰無有夫造物者固有以處此也曰人以日鑑天以世鑑日鑑者憾世鑑者澹錦江以西固多奇士有劉寶嶠者善讀書豪於文章不苟然諾不輕與人交几研牆壁所識典籍幾滿人或方之劉瓛公艷然曰英男子風嶽名業當上齊稷契下掩管蕭卽不然亦驅策甘傳立功絕域安能遂齟齬牖下哉旣久困於名場志不衰或勸之上書請纓自服公又笑曰卽下劣奈何與陳同甫伍旣以貢士就廷試同學人位高能軒輊人時時趨公曰寶嶠至我專城可得也公曰吾奚舍師而吏哉授雅州廣文歸公之爲廣文卽以胡翼之自任先經術而後文章先制行而後制義州刺史時時造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一

七

請公自文史外他無所及居數年轉大理府教授曳屣歎曰少時讀歸去來辭怪元亮果於逃世今乃信然錦屏峰下圖書數卷桃花千樹吾將老焉學使者再四境之不得歸扃戶臥一室又數年乃踴嗚呼世不使公卿舉有道自代也卽有之誰舉公者以彼其才卽趙歧延篤兄弟其間或曰是困於博士猶有所抑鬱予曰固也才高而位下卽聖人猶歎之矣然且天澹之澹之於身鑑之於其孫舉其所不得於身者而皆得之於孫使軟美圓尖者無所夸其能尊手低昂者無所操其權卽使寶嶠復生有舉之自代者吾謝之曰無庸矣彼自有人矣寶嶠諱元春有孫曰以修善政事初任爲福清令命予表寶嶠之碣爲之銘曰纓經兮佩史仁封兮義壘不得志兮得其理藏用兮明體夫人兮自有美子



聖人之瞰宇宙猶之空谷也其空谷何也沈寥之氣滿於中鏗鞳之聲觸而應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故千里之與居室居室之與宇宙皆有爾蓋以精氣相呼答也傳曰隆墀永歎遠壑必盈吾見夫仁人君子之言若不出而聲被天下者矣吾見夫茹菲衣蔬而食於子孫者矣吾見夫其父舍肉而其子刲股者矣吾見夫褰裳濟人而津梁四海者矣吾見夫其父贖人不市其子納溝是恥者矣吾見夫其父增壘其子藩屏者矣吾見夫胼胝而卒上祀者矣吾見夫禦難而享社鼓者矣吾見夫爲人師不假學慮者矣吾見夫默默報報得之若素不得之若素者矣夫是數者皆出空谷之內相呼答也神明爲竅而帝吹其中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仁義之與福澤天地所謂桃李也而佛者以爲果報則亦謂之果報云爾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一

三

予聞之吳孝子源長其父思喬好仁義隱於浦口得餘財爲人贖罪行之十年里無罪者作舟筏爲人拯溺行之二十年里無溺者居恒拱手教人行讓行之二十年里無不讓者又爲里脩城城完寇猝至蕩不得上於是三十年而孝子成進上孝子刲股而成進士自源長始也夫是而取之空谷爲虛乎爲實乎其感之若虛其報之若實也曾子曰實之與實若膠與漆虛之與虛若春谷之暗白日函蓋虛器其爲呼答投報則無不實也思喬之報其親源長之報思喬以天地爲桃李神明爲膠漆何讓焉余始疑其言問之九一臥子皆以爲信然今浦口城西十里有西林山雙闕歸然歲時伏臘浦人羣拜其下蓋爲吳思喬公墓云

張凱甫墓表

張凱甫卒其明年且葬其父汰沃爲之述其狀其友史周爲之表



其墓蓋凱甫之名生著十八年矣天下多慕凱甫者然生見凱甫不悟其爲回憲無爲死而誦回憲矣凱甫生時吾沐浴其家親見其襁褓別識行墨八九歲歌詠酬答流覽百氏自是長進動輿道叶十三歲而詩成十六歲而成其文章自吾所見道藝之就未有若是之迅者也嗚呼凱甫不死明無徐李凱甫不亡唐無王楊自凱甫之死而家哭顏子凱甫之亡而吾哭董常雖然凱甫則故不死題石而號之曰嗟爾麟也胡爲乎來哉不來則爾思來則爾災嗚呼張生云何不哀

### 李大君墓表

共日子與李大史同年舉於鄉崇禎乙亥子在榕壇乃表其大母貞孝於墓門

年友李緝甫述其大母行狀受而讀之常爲收涕肅然誦女師也賢者固多在貞門食蓼反甘或盡報或不盡報要歸於詩書親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五

之使子孫志慕無窮許太孺人者李緝甫之大母緝甫之大父惕軒爲諸生有聲諸兄弟八輩皆豪軼散其家而惕軒獨孝嗜學二十九歲齋志殉孺人已舉四子二女絜絜遶膝稱未亡人上事二親下撫諸孤偏側崎嶇六十餘歲乃及見緝甫稱孫上公車嗚呼其劬勞可知也方孺人六十時伯子司教公仲子長宣公業以明經起家鄉里長老頌舉觴爲壽孺人顧邑邑謝去戊午秋孺人九十有二緝甫報至中外諸孫咸在孺人乃褰帷出告緝甫曰噫老身孀守六十餘年汝伯汝父及汝之躬遞次觀場拭目且倦迨今屈指十有八科而後乃見之非汝則吾六十餘秋丸膽畫灰其亦已矣言訖泣兩行下諸長老聞者亦或爲之泣也孺人其勲知大義長宣公宰百里歸孺人猶持紵筐理絺綌不去手織成召孫曹分衣之歲以爲常先是嘉靖初年張璉倡亂惕軒公從父居



南靖忽一日心動謀於許孺人云今山寇猖獗南靖當三流之衝少備多利不如歸西山西山險可保也諸昆弟持不可曰世亂保於城豈有保於山者乎獨孺人以爲可遂先歸西山葺牖戶迎其父母歸甫出城明日城遂陷衆謂惕軒固孝感孺人膽智稱丈夫云惕軒歿諸兄弟益落魄時時侵孺人孺人但引避課諸兒曹讀書乃翁垂歿時諸子入侍問遺命弗應次及孺人則張目孰視曰吾孝婦前遂逝其孝謹見重中外無間大類此李緝甫曰祖母孝以事親節以忠夫嚴以迪子慈以佑昆儉以立業才以出險觀其暮年寧帷見囑遠志大義貞心亮節凜然覩矣予謂如孺人者豈藉形管而後能存哉凡旌典自三十而下艾年而上宜旌又被恩命者不旌今太孺人子孫皆鵲起行被恩命而當道表章未有及論人者夫亦孺人之志固然不欲以已行掩其訓誨之澤乎石生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五

白堅蘭生自香宜其然歟宜其然歟

09972





1910